



10902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二

二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撰

蘇潘之序 蒐校錄

文類四之三 碑文三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

修撰康長公墓碑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武鄉縣武君墓碑 太康縣安氏塋碑

真樂翁墓碑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權博施墓碑

勅賜愍節祠碑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右次碑文八首

碑文三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

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

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

於是并稱爲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

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

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

元仕爲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

初爲武功學官 高皇帝時辟之爲燕王府長史後

出爲安岳縣知縣 文皇帝旣興乃召安岳縣知縣

爲行部侍郎留北京輔 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

文皇帝將封之爲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

勿賜贈秩蔭 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

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

極 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

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

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

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

空同集

卷四十二

一一

官其二子以爵爲上林苑監正以極爲監副已知侍

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

侍郎子千金鏹數十千緡 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

侍郎子於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

豪關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卜家原至 昭皇帝時始

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

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塋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

生健 睿皇帝時又有 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

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

書又抵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爲慢已廼竟授通政

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
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
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
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
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
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卽又試
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
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爲南京太學生云而卽
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
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
空同集

言勿爲嶢嶢人將缺焉勿爲皚皚人將污焉三子之
謂矣康長公旣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
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
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
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
卽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
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
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
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

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
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爲已菴已菴者止於
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焉

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
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
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
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
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予先大
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
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四

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
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
於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舖糟而朽
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
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
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 今上上徽號兩宮
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
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
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
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今其子孫舖勲而啜積曷使人

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
尺寸而洞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
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
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
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禋
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
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
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
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卽使君巍
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
空同集

卷四十三

五

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
功南原草木膻膻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
人祔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平陽君生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子正
月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生宣
德甲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
十有五歲男子二人阜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娶
尚氏女子一人嫁爲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

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徐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余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黥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堅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徐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徐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徐禎打三十棍發肅州

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

空同集

卷四十二

六

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冤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他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徐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閱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

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
產割而手其豐蓋白族長父對曰第寡活不如兒廩
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
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
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
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
之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
赫文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
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邪然余徃在 詔
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
空同集

卷四十三

七

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武鄉縣武君墓碑

武君者武鄉縣人也諱彪字勢雄生二男子長曰威
次曰盛弘治間武威爲扶溝丞三年忽心動卽日趣
治裝歸歸逾月喪其母逾年又喪其父卽武君也縣
喪祭故鮮禮而扶溝丞葬祭其父母則以禮含歛作
木主起祠屋咸創自丞丞又來乞表其父墓余曰嗟
乎武君余聞其人蓋任俠者云成化間武鄉丞張翔
扑殺豪吏王禡而禡父輒呼其家衆圍官寺將禽翔

是夜翔縋城出匿武君家在城西十里段村王禡家
衆卽又圍武君家武君於是勒其子弟若鄉少年盡
死與王禡家衆敵諭以禍福卒解翔難及後翔以他
事免而武君輒又率其數騎送出境以還張翔謂人
曰生我者武彪也而晉土故堅勁民豪觀史稱蓋聶
代諸曰是已今有武君然武君不專以力豪而喜下
賢士夫又曾爲繕梁除道建塾數事而縣俗故苦嗇
其畎畝人有老死不紵葛衣紈阿者并不見諸純麗
物武君則創導之桑使務紡績今稍稍成效矣前郭
解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史氏嘉焉及若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八

孝弟事未著也武君其父病嘗糞糞苦武君喜父病
乃尋愈武君生永樂癸卯正月十一日卒弘治壬戌
正月十二日年八十歲娶李氏舉人李森女長君六
歲先二年卒有孫男子六人云扶溝丞曰我先世太
谷人諱建沁州知州始徙武鄉諱祥縣務都監官諱
從義山北廉訪司知事諱季良輝州學教授至國
朝有諱炳文者爲縣主簿於武君爲高祖

太康縣安氏塋碑

太康縣西岡曰侯陵而安氏塋焉蓋葬者五世矣塋
西南塋亦安氏二丘前並七丘後纍纍斜然迷莫知

誰墓而今塋四凸而中凹如掌形一世益于安爲高
祖益生二子曰居曰全葬之左居三子曰恭曰康曰
庠全二子曰慶曰庸葬之右恭子曰柱曰杞康子曰
盤曰止曰吉庠子曰樞曰棠慶子曰和葬左前柱子
曰清曰深曰浩杞子曰洪止子曰仁曰憫樞子曰鑰
葬右前吉子曰行又稍前而安之繇也則自丁氏丁
氏者益母也丁氏兄爲元平章官元亂平章官提兵
過太康乃挈其妹甥北而丁氏中流矢道死而平章
官乃獨挈其甥北已而舅甥復相失而益自轉徙于
長子因娶長子張氏亂定夫婦歸乃始鋤荆榛誅茅

空同集

卷四十一

九

藺埽墓丘創室廬亦難矣李子曰今之葬蓋專言地
理家云質體鬼徼利福計枯腐饜潤澤君子蓋羞稱
焉然中古以來顧率尚之今號稱賢豪人亦徃徃談
青烏信眠牛而望氣者言陟侯陵望安氏塋逆推其
必盛今考其一世一人二世二人三世五人四世一
十二人五世二十二人六世二十八人貴而知州者
一人康是已推官者一人吉是已進士知縣者一人
仁是已壽而官者一人棠是已義而官者二人國子
生者一人縣學生者三人王官者二人吏而未官者
三人賢而篤行者世有之揆其言不虛矣而予則謂

人道邇天道遠向使安氏族大而橫富而違禮貴而
怙勢譬之本根既撥枝葉必萎卽令葬者乘生氣據
王相陽來陰受支就于合未必盛若是而今人靡察
顧時時覓勝地擇利穴冀發其子孫斯何異于弗耕
而餒曰天也豈不悖哉左生則又謂予曰行盖有二
男子云長曰邦次曰都穀冠掩紳安門之封胡于今
塋樹柏千建堂豎門翼之以屋覆碑以亭爰成父志
李子曰甚哉人道之邇也今觀侯陵安遠而彌繁盛
而彌賢颯颯乎猶朱陳王謝焉是果地理使之然否
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安氏之謂矣予旣爲之

空同集

卷四十一

十一

碑復系之銘銘曰於維安氏肇自武威漢有安成厥
宗用輝燾英惇傑施及牧丙靖寇康國南土是屏喪
亂中蝕胥淪胥遷碩果不食太康僅延於昭爾祖童
年禍嬰舅挈之北母隕于兵艱難化離危而竟立生
還沒寧嗣衍族集苞桑旣固瓜瓞聿馨有媛者女待
召掖庭暴殂帝驚歸骸特錫綵帛黃金傳馬有駒迺
有推官敬刑明寃實發我祥奕奕言言邑尹罔究予
也實惜策名馳譽孰云匪積雖有弗顯咸敕迺躬氣
滋木茂土腴禾豐種木維蔭種禾維飽勤力者獲勤
德者報彼曰行者于義彌敦約已厚施爰穆群昆二

子章甫如璵如璠履美紉芳孝敬靡諼墓門式啓堂
廂翼翼列柏翁菑井逕修直禴蒸是歸族姓攸聚踰
踰濟濟威儀孔度牛羊載陳鬯學苾芬來歆來格優
如有聞里人用欽爰効爰則丘木勿翦過墓者賦

真樂翁墓碑

真樂翁者南宮縣人也字楨夫名翰姓劉氏生正統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年
七十有九歲業卜城南十里王村葬矣翁孫曰濂者
舉進士知杞縣徵爲御史過大梁見空同子述翁之
行已而泣而請所弗朽焉于是空同子始知南宮有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十一

是翁也夫世嘗言人有幸不幸者有由然哉遼述之
域奇絕之山汪瀆之川靈異之木詭怪之石耳目未
之聞見載籍未之紀記文史未之稱述闔焉竟無聞
者舉天地間豈少哉而穎珍枝寶隻禽孤獸光色羽
毛苟殊于其類一爲人傳播則慕之者求獲之者憐
失之者惜豈其物真大殊哉遇有幸不幸耳故蒼蠅
驥尾君子譬之斯遷氏發青雲之歎而重傷泥途之
難也夫真樂翁者固淳行力道之偉夫也進取志厄
功名不著于春秋乃竟蕪沒草莽畎畝間以死使非
其孫顯而亟揄揚之斯與遼述之山川木石異邪翁

父諱明母曰崔氏崔之卒也庶母孫理其家事翁事
之母君子之言孝也以舜損祥爲至者以其母繼也
庶又有間矣而翁母事之不謂淳行哉翁故貧尚儉
獨購書不費之愛也每燕居令子孫誦說書史會意
便欣然喜曰古之言不難知難于行耳誦之而不行
猶不誦也諸子孫環拱曰唯唯翁顧之笑曰樂乎遂
自稱真樂翁斯不謂力道者哉道故仁仁故義義故
亮直亮直故急難故居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
暴者沮柔者恃而出也群而和醜而讓見溺則援是
皆偉人之行也非一珍一寶一光一色一羽一毛者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十二

倫也然鄉之人知焉矣出其鄉弗知也同其出者知
焉矣出不之同者弗知也何也窮僻之邑無青雲之
媒幽貞之士鮮驥尾之求故也故予于真樂翁有重
歎焉歎者何也悼賢之無聞而慨善之易泯又悲幸
也邑之長老曰翁二子曰錫曰鎧錫爲知縣六孫曰
濂曰河曰濤曰沱曰藻曰渚濂爲御史不可謂無聞
得空同子撰述不可謂泯王村之瑩翁無心而獲地
不可謂不幸夫信斯言也則易之視履考祥驗邪卽
詩之日監在茲者邪不幸于人而幸之天無聞于身
而聞之子若孫遂以之不泯所謂積善餘慶者邪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莊子世居西岡曰張大公者國初自墾地數千畝大公生欽欽生普普娶于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初普爲縣學生力行有聞於是徙杞之草營居而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歲耳奉遺言權厝其父母喪於郭西公旣孤微然有姨之夫五咸富盛招之使營生公弗從乃返西岡而居會族有橫者欺公少而貧而侵并其墾地之半謀曰渠孤兒耳有言則阱之公聞之怒直于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十三

弱冠耳勃勃英氣逼人矣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八十已而曰吾地畝租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閒者計其入反倍於他由是富盛而張公智負氣用才然又施故布衣雄數郡嘗如杞還西岡單馬袖鐵尺望見人聚路塞問之曰有生馬鬣人公立馬上瞪久之下棄馬杖鐵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奮鬣揚蹄張口來噬公舉尺擊破其頂斃焉神氣自如上馬不顧而去東地嘗水公力主藝稻稻熟水且復至或幸之曰雲莊子智乎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則四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旦往第分其稻堆

已堆則標之幟又令紉其結囤稻崇土上人衆而力
齊卒免之小人服其才是歲獲稻數千張氏愈富而
盛乃於是時大治屋廬于西岡歸睢曠斥墟莽數盜
公之室垣塹重邃是故鈴柝不設而終其身無伏梁
遺繚之警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耳初公治
室造土車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尾動厥環無
端略如水車戽之義齊而均無憂于惰勤其糶倉穀
日入錢緡竟無弗明者或問之曰凡倉穀入記之簿
予第令一僕主其出如簿數則已又令一僕主入緡
緡頭封識其姓名有弗明責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
空同集

卷四三

十四

才顯晦隨遇卽有英雄之倫使青雲是違驥尾莫附
則桑間止于餓夫胯下終于寒士雖有輿負勇登壇
效能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智之才之力使提十萬
橫行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王庭宜絕於漠南顧
歿齒草野臥煙霞獵鹿豕終焉悲夫弘治間輸金二
百鎰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銜雖出入
騶擁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
財之行曰張公遷其父母葬令狐城始相地地主曰
畝四十金公卽與四十金旣葬構室固墉森森柏松
白燕巢其墓廬嘗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

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所
直來秋或又不能還直則舍之正德間勦流賊官軍
過杞公饋之芻五千居無幾歲凶公助之賑出粟千
已而歲又凶公又助賑粟千弗給二子自出粟數百
繼焉公聞之喜曰真吾兒也巡撫官兩遣羊酒花紅
勞公于杞奉 詔遵例建坊于巷間移文曰仗義竭
忠父子同心斯皆其大者如此乃其未試之才深藏
之智固有莫之知者正德間惡少有陷公權奸者逮
如京公處之裕如竟白還乃竊歎曰先民有言富者
怨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羅

况他哉况他哉於是鬻遠田四千畝於人約三年耕
有獲還其直復謂二子曰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
年饑二子各出粟千二百賑之撫按官以 聞奉

詔各建坊如其父歲再饑弟出粟千撫按官奏 聞

自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兄捐金五百請授
文職行將復沐 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表義

之坊父子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善

已裕後不可以爲世法乎李子曰仁患其弗義義患

其弗勇勇患其弗智智患其弗才今以雲莊子所事

觀之果何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

遇和始彰故平世則雄伏豹隱亂離則龍翔虎躍人
非盡拙時有利鈍然也今觀雲莊子之才智強力不
謂之勇邪不義邪仁邪而埋耀草莽竟不一試于世
此非時使之邪公以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
有五配楊氏淑德懿行無忝內助先公卒子男二長
希仁國子生次希義國子生授兵馬進指揮使女五
長適孫懷經次王洪運次王尚友俱國子生次馬敷
政縣學生次康岳醫官孫男四益祚永祚錫祚俱國
子生衍祚女五長適劉喬松縣學生次 周世子妃
次孫燦次王震亨縣學生次聘許繁 周王以姻故
空三同集 卷四十三 十六

權博施墓碑

權濟字博施澄城縣人也其墓在縣城西十里段莊
社權君盖有男女各三男曰惟均曰惟平曰惟誠監
生也女之壻曰雷頂曰許世昌曰楊復性嘉靖四年
許君以知縣陞開封府通判是時權君沒而葬者三
年矣許君見李子請曰嗟舅氏窆銘矣而墓未表也
敢請於執事者李子曰夫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
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

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風天下也何也人無有不激
之而興者也故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許君曰嗟
舅氏厥行足揚之矣足勸之矣足以勵生而警後足
以式之鄉風之國天下矣敢以表請于執事者李子
曰夫厥行云何許君曰舅力稼穡志孝友體無踰服
口鮮過味聚而能散有而不居李子曰是勤敬儉義
人也表哉許君曰舅宗族睦閭黨愛僮僕惠飲必醉
醉不亂召必徃徃必先來必留留必欸李子曰是和
易平實之倫也表哉許君曰舅嘗授散官矣不冠不
帶也曰吾野服逍遙人也嘗賓之鄉飲矣舅不之赴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十七

也曰吾何行而賓于鄉李子聞之乃驚曰是高人也
夫自世教之衰也聞假衣冠以銜俗者矣不聞其不
冠不帶也聞求賓飲以欺時者矣不聞其賓之而不
赴也是二者人之高也表哉夫人之好惡未有不隨
者也不揚不激不興不與不勸自是權氏子孫
不有念其先者乎生者不愧于死者乎鄉之人不有
慕之而效者乎是誰勸之也故曰表死以勸生也表
先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自是風之國風之天下不
有勤敬儉義者乎和易平實者乎又不有不銜俗不
欺時者乎未必非權氏之功也按權氏世居澄城趙

宋時有爲元帥者傳至權恩恩生亨亨生通通生允
中允中生士賢士賢生宗仁宗仁生定定生濟也濟
娶楊氏克相其夫成厥行合葬于斯墓墓表其大者
他見于銘志者不表

勅賜愍節祠碑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
德七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
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 天子痛悼 詔贈知縣
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 遣祭建祠

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閭備矣曰其以長子汝愚世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十八

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
之 國家之遇勤 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

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
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
所不朽於後人初闖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
盜乘之扇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
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
棄城走者霍侯固武胤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
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
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

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
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
之徇于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决不共戴此天賊聞
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
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
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懼
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叫罵愈厲
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
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
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十九

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徇國忠也之
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
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
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
率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
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
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謂弗節社稷不
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
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
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

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
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
耻則不勇於是覩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
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
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
死哉於乎上蔡無慙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
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名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
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
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廿
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
空同集

卷四十三

二十一

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
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
十並返荆軻山而葬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
門閭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
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
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爲秋霜皎爲日星
生爲俊豪死爲神靈惟是貪夫有覩其面彼豈無死
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
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
我自爲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之特

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衆
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刀頸可斷不斷者心
騰氣爲虹奔雷爲音怒爲之颺憤爲之露上帝是訴
群彪竟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
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恤其宇禴蒸是承
清酒肥羜威儀儼嚴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旂大纛
戶風泠泠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菟校

文類五之一 志銘一

封丘 僖順王墓志銘

博平 恭裕王墓志銘

鎮平府大輔國將軍墓志銘

鄆陵府四輔國將軍墓志銘

梁夫人墓志銘 妃劉氏墓志銘

夫人賈氏墓志銘 趙妻溫氏墓志銘

明故中宜人墓志銘

空同集

卷四十四

明故封太安人裴母張氏墓志銘

明故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合墓志銘

右次志銘一十一首

志銘一

封丘 僖順王墓志銘

僖順王者封丘 溫和王子也溫和父曰 康懿王

康懿父曰 周定王周定父是為 太祖高皇帝

初 溫和年四十餘無子憂之時先大夫為 王教

授 王問教授何以能子先大夫對曰仁者必後於

是 溫和戒嚴刻務寬惠削謀計斷酒省慾已而連

生四子 僖順其四也獨肖其父父虬髯乃諸兄不
亂髯獨 僖順虬髯先大夫退而私謂人曰 王之
傳四鎮國乎吾奇其貌已而長男夫二三以花生廢
而 僖順果王 王諱同銘母梁夫人也以弘治元
年閏正月二日生生二十三年爲 王王十四年是
爲嘉靖三年十二月七日而 王薨年三十有七耳
訃聞 今皇帝驚悼遣祭議謚營葬乃嘉靖五年
七月十有九日葬汴城南四十里小黃河北實行人
邊彥駱奉 勅經營之者 王爲人英雄有才畧然
心恒上人業秦僮媵徵聲樂交豪貴結勢權收置木
空同集

卷四十四

二

石將大治宮室未竟而殂初 王好夜宴鐘鼓管籥

闐喧徹宵雞鳴月墜香粉銷落鳥履雜糅而其興愈

酣或勸焉 王弗之從也竟以此殂妃劉氏六子三

女皆嫡出長子先卒次安湜襲其爵次安汀次安激

次安泖餘未名也銘曰 大明建侯同姓者 王強

支碁布周則蕃昌封丘三傳 僖順逾揚御下以嚴

賓友用禮內獲賢助外有任使 溫和捐館廩無餘

米庫鮮剩錢朱殿蕪圯 僖順承之蹶然而起錦箏

寶瑟玉瑩珠履享厚中奪斯也常理三世並庶今嗣

則嫡 國祚無疆襲繼綿延生氣是乘而祉永錫

博平 恭裕王墓志銘

博平 恭裕王者 周惠王第十三子也諱安波自稱思誠子又號述古道人母曰蘇夫人以成化十二年正月廿七日生嘉靖四年六月十六日薨年五十一歲訃于 朝輟鐘鼓一日遣行人楊東祭而營其葬事竣乃復又 勅議謚令書之旌頌焉導之葬咸典也 王卒之明年是爲丙戌乃葬 王汴城東之邊村其月七月其日十七日也 王長男封鎮國者賢而孝豫窳其父墓堊石堅於是爲封爲樹爲饗堂喪戚而易禮敬而文君子謂 恭裕有後矣初 惠

空同集

卷四十四

三

王生男子二十餘汴老曰氣分則漓卽其壽德其索乎會 世子暴殂而 平樂義寧諸王訐獲罪人益以德難獨 恭裕讀書親友忘勢嗜善修補東書堂集帖校誠齋錄輯貽後錄養正錄著錦囊詩對諸書教授蕭雅張鳳等輔之也例初封 郡王米二千石及 恭裕爲王裁如襲封止千石 恭裕則勤心治生起宮室置田園備車馬盛賓客饒僮奴褒然爲

諸王首而臺省之官縉紳之夫湖海之客鮮有不造其門者次第名德必首曰 博平博平云 王有四

男子妃鄧氏兵馬鉞女無出官人戴氏生長鎮國曰

睦柯娶都夫人張氏生次鎮國曰睦橫娶劉夫人又
二子未名封而生女子十二長曰金縣縣主儀賓盛
時升次曰涇陽縣主儀賓楊汝舟次曰單縣縣主儀
賓王恪次曰上蔡縣主未婚餘者幼銘曰用物精多
爽之神明 王七世 祖配天作京大邦奠中建侯
于周 定憲簡靜懿惠承休弘本茂支積厚發光年
嗇德豐厥後之昌龍旂葆羽駕虬驂鳳馮風御氣英
靈輝煌

鎮平府大輔國將軍墓志銘

大輔國將軍者三鎮國將軍之長子而鎮平 恭靖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四

王之孫也諱同鈺 周定王系有子同安睦則同者
於 定王爲曾孫矣初鎮國娶於楊生兩輔國暨廣
武遂寧二郡君而廣武郡君生左宜人左宜人配按
察副使李某則大輔國者於吾妻實母舅而爲之甥
之夫者義弗得銘辭矣輔國生天順元年七月廿五
日十歲 憲宗皇帝賜名十三封輔國將軍祿八
百石長而婚於賈賈封夫人封夙二年無何卒初鎮
國慈柔罔理於厥家緇人丹士又日來給破費之以
是鎮國雖千石然恒貧及輔國則自立產鉅萬金起
官房長廊曲榭魏樓置鐘鼓美人凡宴二八代進更

歌遞舞絲竹之音諧比亮濶泛蕙流桂迴雪駐日明
燈既入樂及徧舞雞鳴月落香粉雜嚶屣履纖沓如
是者四十餘年會 累朝明聖四海平晏歲稔時和
正德十六年正月九日輔國卒年六十五矣先是賈
夫人卒 勅修北岡之塋輔國以卒之明年月日葬
與夫人合生子一十二人安沮安澈安渺安池安洽
安沐安汀安潛安涿安濱安洸安涑俱封奉國將軍
女五人長平陸縣君配儀賓張輔次隴西縣君配儀
賓趙璋三尚幼孫男十俱幼孫女長襄垣鄉君四尚
幼銘曰北岡之南古河之于崇而乾窾而金棺載棲
空同集

卷四十四

五

鄆陵府四輔國將軍墓志銘

四輔國將軍者鄆陵 安僖王孫也 安僖王四子

四曰某封鎮國將軍而娶王夫人鎮國亦四子四者

四輔國云四輔國十歲以例封祿歲八百石貴矣然

純慎不以地高人而好詩書樂與衣冠徒遊嘗讀前

史覽功名之會輒撫卷慨然而嘆曰嗟誠使某備一

官更生普鼎敢多吾哉又見豪貴人千金飾狗馬衣

裘聚名姝罔費惜及義施顧一錢忍弗能與則又歎

曰雙火一膏兩斤獨木是速滅之道耳且貧富命也

孰有義而損者邪於是婚喪弗舉者輔國見之輒與
醵酒或棺人曰輔國壽揆厥心行永之占也居無何
輔國病歿矣年四十一耳於是豪貴人反以輔國爲
口實相語曰匪火自焚匪斤自樞輔國生成化丙申
九月十八日卒正德丙子十一月十九日以戊寅年
十二月廿六日葬繁臺之東 今上遣官祭 勅
有司塋焉輔國亦四子某某某俱封奉國將軍四
子咸好文下人士有父風云女一未封銘曰初
帝天造法屯建侯厥子次五俾 王于周實維 文
昭翰垣中州 定王旣殂 憲也則立賢而無後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六

簡以弟及是生 鄢陵枝敷葉分由鎮而輔父子將
軍於穆輔國年縮操芬賤貨遠奢欽賢懌文於赫宗
藩周也實蕃衆絢驗色群羽知騫繁臺東垠修阡櫛
枌於中者墳輔國將軍

梁夫人墓志銘

梁夫人者封丘 溫和王夫人也父曰梁昇母曰杜
氏夫人生天順八年十一月甲子年十四入 王宮
有姿才多能少言 王異之禮焉入宮十餘年而生
子子十五歲而 溫和王薨薨十餘年於是梁氏子
立爲 王王立乃母梁氏請 皇帝若曰母以子

貴封梁氏封丘 溫和王夫人是時夫人年五十矣
鳳冠雲帔坐於上於是 王暨諸將軍跪奉觴稱壽
退而 王妃暨諸將軍夫人進奉觴壽歲時常而

王問寢視膳日惕惕得夫人懽夫人顧乃病於是
王惶懼涕泣選醫慎藥禱神祈祇冀夫人瘳乃夫人
病愈益增久之痰痿失音 王涕泣臨問張目頷之
而已正德十二年八月廿二日竟卒受封四年矣
今制王夫人卒 皇帝遣官祭而有葬典先是

溫和王薨與妃趙氏合葬洪福岡岡在汴城南四十
餘里而梁夫人葬則穿穴 溫和王塚傍而祭與葬

空同集

卷四十五

七

皆如制葬之日卒之明年五月李某曰往予先大夫
爲教授輔 溫和王以是先母高宜人歲時朝于

王宮歸蓋數稱梁夫人云彼予尚童稚然今猶歷歷
記先宜人言梁夫人蓋賢嬪云 溫和王隆準而虬

髯軀不甚修然聲吐者鐘焉先大夫嘗私語曰 王
必壽 溫和王五十餘生 今王果六十七歲而薨

今王娶劉氏妃生子二女三皆嫡 溫和王父曰

康懿王康懿王父曰 周定王周定王 高皇帝

第五子也以是 今王年甫壯而行不卑於它王

銘曰有都者嬪淑慎且仁厥夫用振始微終伸以獲

于天以育以延蕃錫翩翩賁于丘阡

妃劉氏墓志銘

妃劉氏者鎮平 端裕王妃也妃祥符人祖安監察御史父珣以妃授南城兵馬副指揮初妃以名家聘王王尚孺成化甲午 王十歲矣例當封然父在又庶也於是封鎮國將軍而明年劉氏封夫人封夫人五年是爲成化庚子夫人始歸于將軍又五年乙巳將軍進封 王劉氏封亦進妃然妃罔乃育顧弗妬育於是盛氏育子某封鎮國將軍天王夫人育子某今爲 王何氏育子某封鎮國將軍張氏育貴池縣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八

主配儀賓陳中云君子曰螽以和繁樛木詠言瓜摘則稀黃臺是思故寬惠斯賢多嗣國延女非茲有它善咸後也 端裕王薨弘治乙丑薨十二年爲正德

丁丑而妃氏卒

王之薨也

勅墓汴城東紅船灣

矣及是

遣官妃祭

勅有司開王壙合焉大王

薨之年十一月十有六日得年四十一妃卒其年七

月廿三日得年五十六合之日正德戊寅十一月六

日也

端裕王父曰 榮莊王榮莊王父曰 恭靖

王恭靖王父曰 周定王徃罔諸父老曰 定王之

蒙化時

恭靖王襁褓云開關夷蠻萬里徃旋乃竟

名壽顯軒繇繁多賢斯所謂栽者培之邪今王事
母妃謹無殊離于裏其終也哀由衷也茲宗之巨歟
銘曰殊根並蒂齊之義珠沉玉翳雙乃備拓靈播曆
衍所昆承哉繩哉生氣乘

夫人賈氏墓志銘

夫人賈氏者輔國將軍鎡夫人也夫人蓋通許人父
曰賈宏滄州判官母曰王氏判官父恪布政司叅議
叅議父麒封監察御史監察父贊鉛山知縣判官弟
定按察司僉事定弟宗宗人府儀賓賈氏蓋四世甲
郡中而夫人者會又輔國輔國者鎮平 恭靖王孫

空同集

卷四十四

九

而七鎮國者子也七鎮國女弟又配儀賓宗接姻重
戚賈氏貴盛矣而夫人乃顧謙約孝敬沉慧姑田夫
人者嚴人也杖人不百不止夫人事之顧事事當姑
夫人意懽其心輔國者見夫人事事當姑夫人意也
於是悉家事委夫人夫人卽又事事當輔國意懽其
心於是輔國優游日書史酒食與學士遊及有子女
夫人視諸妾子女無殊已子女於是又盡當諸妾意
懽其心而夫人子河詩書文雅謙約孝敬沉慧又盡
如夫人故君子謂輔國有子賈氏有甥諺曰胡荻不
結瓜菽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今以賈夫人觀之

信哉初夫人童時面盆中嘗見駢幃華蓋之形驚指謂人及長家人夢人送夫人以霞帔而僉事定時知絳州亦夢之故賈氏諸女無如夫人貴者然天固定之矣夫人生成化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以弘治七年十二月歸輔國正德元年奉 今皇帝誥封夫人正德十五年正月廿九日卒年四十一歲夫人疾革也猶力起頽櫛坐子河暨諸子女侍涕泣問夫弗答也徐而曰吁予侍汝父二十七年矣今幸全而終吾目瞑矣夫吾伯叔姊妹者八也支離而夭折者多矣而吾幸而爲夫人有子若孫吾尚有憾邪河聞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十一

之愈益慟有聲夫人曰河母慟也人孰非死者已而曰取我服用珍綺諸物來於是盡散諸子女妾者會輔國亦傍涕泣問夫人曰終事慎而已永久之徒事觀美無益也輔國又問夫人笑而曰君慮閔損單衣邪何問之數也竟無懷色哀鳴焉將絕曰取命冠服來此 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社宗於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今觀賈夫人臨絕而不亂女之君子邪而輔國昨見予則曰夫人蓋名瓊英云曰威英者僉事定女也爲時知縣妻時知縣死賊也其妻見賊而後死之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不

如不見賊而死之爲愈也李子曰予讀書女傳見其
摺撫賢淑六種是分未嘗不歎婦材之難也今觀賈
夫人生平之懿臨絕之音不爲全乎雖然其壽嗇矣
與之角者將去其齒乎輔國與其子河詣李子請曰
夫人以卒之年十二月一日葬城東白塔原願先生
銘之李子曰予往聞夫人而嘗歎婦材之難也銘烏
乎辭乃銘之銘曰坎而封者同邪貞而淑者獨邪沉
而輝者珠邪藏而潤者玉邪吁夫人吁夫人

趙妻溫氏墓志銘

溫氏者予友趙澤妻也正德十年趙君拜開封府儒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十一

學訓導挈其妻暨諸子來越五年是爲正德己卯而
其妻溫氏卒自溫之病迄其卒趙君周旋鬱悒踰禮
而過情其歛也有鵲立棺首喑喑鳴趙君曰嗟匪妻
之靈孰爲斯鳴於是仰天大慟頓地哭已而爲異鵲
之歌曰鵲之來爾毛毳毳亡人孔哀鵲喑喑入我戶
歷我筵式裂我肝已又爲悼亡詩數百言歌之聞之
鮮不泣數行下者或問李子知友者友趙爲斯何也
李子曰禮緣情踰情以賢過昔者予也居趙同巷焉
游同學焉謀同道焉寢嘗同榻焉又嫂呼溫以是知
溫之賢稔趙千戶者趙君之父也守禦安邊營而趙

君來游於郡學於是溫事其父母其父若母安焉溫
生五男子一女趙君學弗能時歸看諸子溫咸育之
俾成人趙君往告予曰微吾妻吾奚免於離憂離憂
則中曲亂中曲亂則學弗成及趙訓導也俸薄而屋
隘日逐逐熱官送迎歸衙也塵埃滿面目衣振之簌
簌土下趙或慚而憂溫笑而慰解之曰君慚學成而
官卑邪憂在人下逐逐苦邪然命也於是旋旋奔具
類器更其土衣或手造嘉飲食勞其夫曰爲常於乎
若是者足謂之賢不邪賢之則情必過情過則禮必
踰禮踰則歌必哀故曰趙之於溫也賢之也非獨妻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十一

也溫延安衛指揮之姪女父曰溫某母某氏以成化
丁亥十月生卒年五十有三矣其仲子惇奉其櫬西
葬安邊營古寺山趙千戶墓次銘曰爾夫弗揚行而
有彰矣爾年弗長育而五郎矣爾死異鄉丘首故疆
矣

明故申宜人墓志銘

申宜人者河南右叅政董公妻也父曰申潔潔兄申
洪錦衣衛千戶初董娶於李病而無子乃更娶陳氏
居無幾李卒於是繼娶於申而陳氏則大不平聞曰
吾儒門女也父兄謂李病無子乃始副室於君然恒

日夜念曰李或不幸卒吾女其繼之矣乃今繼申氏女邪於是宗族鄉黨聞之私爲董憂曰申入門二女必鬪爭董之家其索乎暨入門申氏孝敬慈婉言動循矩家人有過蓋之不以彰背而密訓之曰汝過幸官人弗知也知之不撻汝邪父之家人悅雖陳氏亦悅於是以嫡之禮奉申而申乃又不敢以嫡加之陳恩義若姊妹然於是宗族鄉黨聞之則咸喜相語曰董中書福人也獲斯二賢年餘陳生子瀾申抱之育爲己子己又生子潤暨女申又咸抱之育爲己子諸子女乃咸亦不自知其非申出或愛之曰汝曹實非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十三

申出諸子女不信也已而知之乃顧益母申弗替董之中書也李嘗封孺人矣暨爲戶部員外郎李申並進宜人於是宗族鄉黨乃又咸喜曰賢者必福董爲叅議副使四品一十二年弗遷往來逢路由處之無戚容然恒語董第清苦自勵暨董陞今官申亦不爲動嘉靖元年董覲挈家北次郎暨其女婚還也申徧探眷屬徘徊第宅巷陌靡忍去是時厥父年七十餘矣攬衣泣而訣聞者業頗訝之曰申夫人今年三十九耳何得懷楚如此暨抵汴痰發遽卒是年十二月廿一日也明日李子造弔焉二子哭之甚形容摧毀

李董通家同進士同寮然猶不知二子非申出董於是始涕泣道故以墓銘請李問申生之年董曰申生成化己丑亦正月十一日小名亦七姐然前李氏生成爲嘉靖癸未瀾扶母之櫬歸五月三日葬邑南葛秫務祖塋之次與李氏同云董名銳字抑之玉田人也瀾娶王氏周府左長史春女瀾娶方氏少卿某女女適樂暘指揮某長子也銘曰貴匪盡智壽豈無愚修短者天人或昧諸冠冕佩玉豈無非才哲人其萎於聖攸哀是之謂命君子俟之天有流馨永有取嗤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十四

蕙霜風零孤雄鳴悲我銘我傷夜臺或知

明故封太安人裴母張氏墓志銘

乾州裴君爲戶部主事時迎其母張氏養于官三年封太安人已而裴君進郎中陞衛輝府知府乃奉其母行抵衛輝居無何母病尋卒君號哭使使再拜稽顙以幣狀走大梁而見北郡李子曰子故寮也又鄉人尚襄我銘事俾有耀于幽李子乃再拜受之曰嘻是余鄉人之母又故寮也厥胡可辭按狀太安人其先醴泉人也徙爲乾州人父曰張忠母曰周氏太安人之歸于裴也逮事其祖父母母祖父母見其克

婦道也喜顧謂其父母曰孫媳婦賢而善事我必興
吾家其父母退而私又相慶曰父母謂媳婦賢必興
吾家乃後裴公中舉爲知縣有美服食太安人對之
輒泣曰徃祖父母父母謂裴氏必興也今卽弗大興
也然足以養之乃胥弗逮矣知縣公感其言於是嗚
咽相對泣矢曰余決不忝於先人未幾知縣公卒太
安人每對裴君語輒又泣曰汝父以不逮汝曾祖父
母暨汝祖父母也恒矢曰余厥不忝於先人然卒弗
大興也所不齎恨以歿者謂有汝也裴君感其言卒
中進士有今官及其拜今封也太安人則輒又泣曰
空同集

汝父徃雖謂有汝然不及見汝官也言旣嗚咽淚數
行下於是裴君益感泣砥礪名行是用有績于官蓋
其封太安人時而知縣公亦贈如其子初官云李子
曰予徃來道乾州乾州人謂予曰知縣公蓋故有兄
弟云然胥異居而蚤亡太安人收其孤養之俾各有
妻成家銘曰正統辛酉二月二十六太安人育正德
庚午八月十日太安人卒夫諱曰倫字曰秉彛子名
曰卿扶櫬西歸合葬于故山厥宮是安

明故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合葬志銘

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旣卒之四年是爲正德甲

成而其子貢復按察副使提學於河南而奉其母董孺人者來居無何董孺人卒於是邊子仰天大慟絕而蘇曰吁天天乃使母不見貢舉子邪已而曰天天使章上而弗予過也而母胡死於客所已而邊子果舉一子而憤母之不及其子見也則益復大慟絕而蘇曰吁天天乃獨不使母百日延邪乃又靡使貢子舉而及母存於是抱其子告之母名邊羽云邊子奉其母喪還將合之奉訓公墓而詣李子再拜請曰於乎微子孰志微子孰銘於是李子再拜而受之曰於乎微邊氏人其謂予文諛文曰邊氏者故淮陰人也空同集

曰朝用者元末避亂走歷城而贅歷城王家稱王朝用朝用生王一誠一誠生王文質文質有二子長曰安次曰寧寧生而異稍長颺言曰我邊氏也呼我邊寧曰大邊氏必我後其官果至應天府治中乃治中罔金畜書也輒倍金獲之久之書萬起萬卷樓謂人曰吾子孫必有以文興者治中生邊節邊節者奉訓公也字時中號介菴子奉訓公生而更異英特卽六七歲時見者業識其非常兒云董傑者歷城豪也故善治中及見治中郎異則益敬治中思與婚一日治中大置酒會有董公邊郎立偶傍董公董公抱之起

坐膝上曰呼我舅邊郎應聲曰舅我呼汝甥邊郎應聲曰甥如是者三董公顧治中大笑滿堂皆笑於是客盡起觴兩公賀而交其襟割之盟兩公復笑客各復笑醉乃罷散去奉訓公年二十董公女歸焉生十有七年矣是爲董孺人云董公女歸會治中亡厥金求焉治中母萬太君者叱止之曰新婦賢不愈獲金乎於是名新婦金而明年奉訓公爲學官子弟爲學官子弟人謂必立第者久不第或竟不第也必曰邊時中第於是可立第者久不第或竟不第也必曰邊時中邊時中云邊公坎圻者復二十年始有代州之命而

空同集

卷四十四

十七

州故稱多豪家罔時後公至州則徧召其長老而集之廷語之曰若民也奈何弗後於是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意懇恒諸長老無不感動泣下者自是無敢弗役公檢獄簿囚夥以問吏吏曰此逋租者爾曰胡不少寬之吏曰脫則挈家亡矣邊公慨然而歎曰吁未孚而責之暴未期而逆其亡茲豈父母之道哉於是與囚期而釋之使歸已而因果如期至如是者三年代州大治會中官瑾用事天下以賂行公執古獨不以賂行而忤中謁者已又與御史者拗也坐是免官歸人有咎公執者聞之董孺人董孺人大驚而密

解邊公曰斯時何時渠謂歸不官若邪於是日治具
佐邊公與鄉人醉游客至則瞿瞿手自辦具然尚惴
惴懼不當邊意而邊亦每加禮於孺人每呼曰孺人
孺人而其子貢則泣涕告我曰孺人事萬太君敬如
其夫事王宜人如事萬太君王宜人者治中妻也茲
亦其天性云貢又曰孺人儉稔不理於綺華往受封
也有命服矣拜封不復服有時貢請服孺人笑曰孺
人卑階爾俟汝大封我則服之此雖其細小然巨者
可推矣邊公卒之年爲正德辛未六月乙未距其生
景泰庚午四月巳卯得年六十二孺人卒於正德丁
空同集

丑閏十二月壬申距其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得年
六十五初治中以子孤也取王宜人弟之子城子之
孺人卽弟城猶弟也城有婦孺人卽又娣城婦猶娣
也治中歿也城求去城有私畜孺人知之竟不發亦
不以語邊公後孺人病且死會城婦自歷城來匍匐
於終事孺人生二男子長貢也始官博士孺人封貢
爲給事中其父母歷城太常丞其父母在代知荊州
府父卒歷城次曰賦天無子一女子曰劉嫁而寡尋
亦天貢取柴氏繼胡氏妾馮氏生羽者賦取趙氏邊
子謂李子曰貢以母卒之明年月日合母於奉訓公

墓墓在祖墓之次祖墓在歷城東二里地曰蓮渠墓
皆枕離而趾坎銘曰謂天無知治中肇之允茲蹈茲
謂天有知代州則屋華墮輝沕懷貞遽畢故材有眾
擯苞貴時達碩果之延祺至如擬孺人乃夢垂榴園
如生我所覲歿匪罔愉厥園有楊修阡實良五世爰
利二魂妥是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敘潘之恒蒐校

文類五之二 志銘二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塋志銘

左舜欽墓志銘 儀賓左公合塋志銘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銘

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隱亭先生墓志銘 高處士合塋志銘

劉處士墓志銘 梅山先生墓志銘

右次志銘九首

空同集

卷四十二

志銘二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塋志銘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

卒葬白塔兒原黎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爲正德五年

於是始徙于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北四百步而近

李夢陽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余今忍銘我外舅焉按

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曾祖曰

左東吳稱堂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爲知

州公知州公爲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謫

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

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所出不死。天順五年，河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爲其孫廣武郡君。後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爲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於高皇帝，爲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鞭相揖，及公爲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獨張蓋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顧獨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善畫，今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矧。

空同集

卷四十二

二

如儀賓矧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騙其金資居無何將軍貪積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輒又日謹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券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銅錫等昂其直與債家因又

勒其半三之一而卽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
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強起坐會氣絕將軍
曰嗟我固謂吾兒爲佛也力主坐葬於是公有四子
長曰國璿年十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
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卑稚蓋咸莫克成我公葬事
公卒十四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年國玉卒將葬國
璣號哭向母郡君叩頭請曰夫葬者所以妥體魄而
棲靈神也乃吾父忍營營逮茲郡君哭曰嗟女夫謂
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
徙于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落
空同集 卷四十三 三一

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既脫矣率其二子四
婦孫四男二女暨厥壻厥女暨外孫環之哭嗚呼公
詎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爭田邊
我田公乃置酒召爭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
慙罷爭亦不侵於我田卽今葬地云蓋左氏三世異
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
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
公墓今并葬其二子銘曰下不墊黃泉上不見白日
改而安之公以室

左舜欽者我外舅第三子也名國玉字舜欽母曰廣武郡君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七日生舜欽會孝宗皇帝改元詔下故其小名曰弘保兒云生四歲喪我外舅十八娶鄭氏女鄭氏女母曰遂寧郡君廣武郡君同母弟也舜欽遂連生二子年二十四以病卒李子曰嗟哉天乎舜欽竟以此死邪仁者不壽乃余則何言矣前余罹首禍黜還尋被鉤織械繫北行厥勢雷轟山崩人人自保竄匿若將及之舜欽獨力疾從酷暑無晝夜行飢渴蓋是時瑾威權熾矣顧頗獨禮修撰康海敬之於是舜欽爲書上康子累數千百

空同集

卷四十三

四

言其大要有四言瑾持天下衡必不以私怨殺人一又爲天下惜才必不忍殺李子二又康子必匡瑾以古大臣之業三又康李義交也卽爲之死諍不爲過四康子爲欽容謝焉旣歸疾愈益甚於是治居于東野墟中茅屋土垣學辟穀道引之術蓋逾年竟卒以正德五年六月十三日從父葬于新墓銘曰奕奕大左肇自逢橋八百雲布英森秀翹爰有東吳實生仁宏再世不仕子孫以興桓桓爾祖邦之司直秉志不易中路鍛翮於惟我舅先訓是敦光光巨藩來儀作賓郡君作配顯王維孫高祖太祖厥封廣武惟茲郡

君淑貞奉姑誕育三雛玉也挺如嗚呼弟玉孰使女
挺孰奪其永急難在心我淚如縷銘于堅石子目其
瞑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
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
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
里至其祖母崔瑩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
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
園東四百步而公長子國璿死葬從之三子國玉死
空同集 卷四十三 五

又從之四子國衡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
國璣盡發其諸櫬奉之西郡君葬既與公合而諸等
墓各如禮從其日爲嘉靖元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
康墻保坳也郡君父曰三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
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爲 太祖
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
郡君生十六年而婚於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
逢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諱炎方驛丞而繼娶
于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炎方已而承擢尉

氏知縣攜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尉氏見公遂以

之婚郡君爲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
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貲鉅
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聳蓋僕從都入則引醇
飫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俎也公廬諸墓無何
疾昇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惠持
禮奉姑暨夫無殊于家人喚姑崔面背戚姑及庶姑
邵面背又戚姑而夫之俎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
身怒不至詈笑不見斷終其身弗踰閭見人也然早
天其三子過痛痿痺瀝瀝涎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
又折其冢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
空同集

八卷四十二

六

驂始有婦左駢左駟左騏俱孺孫女初歸于李
昆女夫李夢陽曰於乎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
天下之至哀也矧又隕厥雛公之俎又火厥室廬郡
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驚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
知使賢者弗穀銘曰田有弗獲黃矢闕之種有弗苑
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
茲聚茲陽發陰茲驅神役祗由本達支以乘厥生以
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觀厥成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銘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廬陵人曰仁宏者生泰

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
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
恭靖王孫王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
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爲
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灼
婚灼咸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灼左氏儀賓則
顧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
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
婚李氏是時李生子十有九年矣明年爲弘治辛亥
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
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
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
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 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

空同集

卷四十五

七

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 勅命壬戌李子權
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
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
冠翠翹揚帔曳裾見焉其行于于也暫而頽瑱而流
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
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
進戶部員外郎會 今皇帝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

宜人給 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爲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以彈事出奎手明年正月驀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巳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舟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洞渦中舟突崕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八

星子於是左氏自徙於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沂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頰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襟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

賓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卽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
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
豉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
矣妻在內無嘻嘻門予出卽夜弗扃也門今扃內嘻
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
妻不假手不襲巧感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
人往予有古今之慊難友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
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
山嘉靖某年月日塋左氏山下杉棺柏槨負坎抱離
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
空同集

卷四十五

九

裏右嵩前頽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
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
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坎而宮汝藏汝封亦旣
考終汝曰咈約而修伸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
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迺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
墳萬祀千秋孰短孰脩汝樂斯丘

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
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顧惟啜白酒
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余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

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邪然竟死也悲夫處士有甥曰王洎賢而文實主乃葬事來速銘而處士弟瑠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并掇拾爲志志曰處士姓丘氏名瓌字伯玉號松山蘭陽人也父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穎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迺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蘊爲詩由是知名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僮與酌酒夜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一

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經營四十餘年遂起家至千金顧盡散諸弟男女及族若所識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爲自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蒔木芙蓉菊亭旁更爲詩先後所爲詩積萬餘數造詞儼削棘澁大類黃韓亦爲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宮雜商若敲金戛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簷帽非名士而罕與往來蓋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

云謂人曰我死稱爲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
劉氏生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員
薛鬻側室潘氏生子鏞常自憤其末年家事不遂臨
終曰我死薄歛不用槨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
之柩又曰死卽反葬毋殯鏞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
反於蘭陽之屯與劉氏合忠有五子四女銘曰丘氏
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和實生
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璫璫及珙璫至叅政珙爲
縣令璫才亦處處士捐館二季先喪惟璫緋挽於乎
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實歛華獨行不疑人皆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一

劫劫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吾歸于玄所從父
母祖

隱亭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徐氏郟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灑上於是
稱灑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
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行彷徨叢薄間遇
櫻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笋水
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
雀避舍之蚊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
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爲諸生攻文文又弗第

也乃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
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道訓導
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歎曰吾不試故藝向使渠
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爲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
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
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遠其思抑揚以厲
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憮然若失也勃而變已
翁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
是構齋植竹栽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乾州學
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其徒也於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二

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飢錢叅政者出
帑金千楮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也錢曰
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飢婦有剝齒食
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使之不
飢而能使之不齒乎非情也夫剝齒救斃耳而今磔
之是以斃易斃也今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導謂其
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懼歸我侵田
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哂曰子謂我
兀兀腐夫邪其亭灑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說先王
顧益篤卽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至遇經

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度灑矣於是又獲知灑亭先生云而灑上人蓋至今稱儉鯁直篤行耽學必首先生先生生宣德乙卯三月廿七日卒正德辛巳九月一日年八十七歲娶陳氏義士陳某女先卒繼甘氏壽官甘鍾女年五十三歲亦先卒甘生徐固舉人女聘舉人趙應式卒側室趙氏生徐確女適袁曷卒徐生曰於乎吾父幸有聞抑孰知吾母者母貞懿寡言起家勤矣追遠近矣逮下惠矣途路瘁矣然弗壽弗貴矣抑孰知母者按徐氏諱保國初始徙郟城城西三里許其世墓也以正德年月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三

日塋灑亭先生於墓而二配合銘曰榭楠在山匠氏之耻和璞終韞玉人其鄙囊穎攸脫乃斂乃歸剗耀刮垢鉤贖探微約之身揆之文以嘏其嗣人先民哉

高處士合塋志銘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彥節年六十八歲正德四年二月五日而卒塋鄭門塋矣後十有二年爲正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廿七日啓處士窆合焉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擢知縣又知東光次曰略從弟提殺之二女子一歸周鏞驛丞一歸陸澍典膳

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人璐一男子曰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流涕也蓋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感贖成真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辯博豪縱赫霍輒歛讐慕效稱賢或莪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又嗟羨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悃朴自脩力田飭行之夫閭沕無聞不見禮於輩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乃余今幸知高處士處士固閭沕人也夷考其行則孝弟儉直者也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懽事其二兄旦空同集

侯與處士計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今伯氏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詣處士謝處士不受詣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邪君子謂夫婦者足爲媿德駢美者矣而顧咸闇沕閭閻弗彰吁足傷已足傷已珣之知東光也亦強逆侯侯弗往曰汝父不恬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邪人言侯卽老親戚子弟罕得見其面禮婦人問荅不踰闕出則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叔嗣曰吾先洧上人也 高皇帝定天下也立幟以定民曰赤幟軍白幟民曰義者傳白幟遂徙大梁從民養生一子九九生一子清清娶李氏生三子聰讓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五

處士銘曰墨不能朱石不能糜松柏冬榮厥操詎移居約履躡驗秉觀頤我躡彼蹶彼昭我晦匪財而富匪爵而貴蹈貞服朴是曰民良高恰布衣孝弟直方閭里起敬閨人贊襄臧獲循循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曰李孰知冀缺不有景升孰欽龐德我言匪蕪徵此銘石

劉處士墓志銘

劉處士者恭和人也名熙字和皞號敬止於是稱敬止先生先生歿二十年是爲嘉靖元年而其子潛始以中江教諭文衡於河南李子之提江西學也嘗識

潛諸生中異之而首拔之於是潛見李子而泣而求
銘其父墓曰於乎潛死罪死罪父歿二十年矣而墓
無銘也潛誠死罪死罪雖然有待也非敢後也李子
曰往吾按泰和也嘗聞若父矣矧潛也遊吾門序曰
劉氏者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泰和之珠林已又徙荷
山號荷山劉氏諱公唯者潛曾大父也號醉德醉德
生元鑽號訥軒訥軒生處士卽敬止也處士少孤不
仕然讀易精詣授之弟弟官新會簿授之子子以之
第授之徒徒多爲名流處士故善酒母嘗病革處士
籲天求身代獲愈於是絕口不酒亦不復肉如是者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六

幾十年周旋膝下母竟以壽終母之終也處士苦塊
棺側以俟其弟來凡年餘無渝無惰蓋其性方剛得
諸天者如此而族屬有犯或弗悛者必鳴以攻之諸
生弗率者斥去不少貸以是人服其誼而憚其嚴云
處士生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七歲配蕭氏石岡大家
子與處士齒德相高先八年卒生子一潛也女一適
某潛配歐陽氏生子二女一云李子曰予讀泰之九
三而知天人之交也劉氏其當之矣夫劉氏於趙宋
顯矣科第甲一邑是後寢遠而寢微非謂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者歟六醴德而下三世約矣然能斂華而

敦實守一履朴堅德固性迄於潛也文行卓如後將
有大聞於時非謂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
歟夫天人判者爾往來進退譬猶符券至數百年而
猶合於劉氏見之故曰予於泰九三而知天人之交
也銘曰耕也或餒蒔也或萎惟德之綿其悠如泉流
之爲川淳之爲淵流之匪爵淳之匪約君子有穀後
食其福

梅山先生墓志銘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
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七

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
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弔焉門有懸紙總帷在
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
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
忠歛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子
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
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
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
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爲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
編修藝課田省植入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

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丐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
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
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
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
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
邪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
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
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
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
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
空同集

卷四十五

十八

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於是多邀
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瘡李子往候
之梅山起牀坐曰粥瘡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
件今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
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
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賔主
膝上爲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
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
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
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

東莞鄧雲霄欽潘之恒蒐校

文類五之三 志銘

寄傲先生墓志銘 明故王文顯墓志銘

明故李大法合葬志銘

賈道成墓志銘 明故何君合葬志銘

明故蔡思賢墓志銘

江都縣丞蘇君墓志銘

明故遙授滄州判官賈君墓志銘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志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右次志銘九首

志銘三

寄傲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玉字廷瑞姓韓氏通許縣人也初先生舉於鄉拜郟城知縣郟邑小而賦繁民弗堪也以是困先生憐焉而例體邑政無巨細必關白於所司令始行或見弗之合卽美格閣以是民愈困先生於是則竊歎曰若是奚令爲也凡其細則輒目標號行不盡關白所司於是所司怒督責之而先生則又抗言執理徃徃無尊異色於是所司謂先生傲轉相擠陵斥先

生乃棄官歸稱寄傲子而通許俗人士大都宴會酒
懽爲適罷官則更放騁而出其官時所營製如冠袍
裘馬器皿華綺諸等盡銜耀鄉人曰不如是猶夜行
也而先生歸則獨嗜古書寄字性又不酒第閉門坐
課兒孫曹於是大爲鄉人所不悅目爲韓怪而先生
稔患目又寡言笑對客長揖寒暄而已第瞑目坐於
是人益遠先生先生弗動也今俗喪卽人士家崇豪
奢文具先生父母喪也則惟據典實廬之墓兩喪者
六年以斯觀之其平生足推矣大梁人李知縣者先
生姊夫也每招之來會其長子禹卿從空同子游又
空同集

其孫鼓爲儀賓而其同邑李知府亦罷郡居大梁正
德末先生乃徙大梁居焉是時道州何公以都御史
巡撫河南聞先生有數學敦禮之叩焉先生辭謝卒
不傳嘉靖二年七月空同子會先生於酒筵見其篇
文富贍而嘖嘖驚曰寄傲今七十歲矣乃爲此文
邪時李知府亦在坐曰寄傲尚作蠅頭楷字與人札
卽片紙吾未見一畫苟也空同子喜曰壽徵壽徵居
無何儀賓鼓喪其配君禹卿喪其妻而先生亦不起
矣於乎於乎是年八月十八日也按韓氏其先項人
也諱諒者始遷通許而先生父諱敷嘗爲臨淮知縣

東城兵馬指揮娶劉氏以是泰某年三月廿八日生先生先生配苗氏有子五人女一人壻曰賈希朱孫男女某某卒後兩月禹卿奉其柩返葬通許之塋并其二喪舉云銘曰胡爲而官三歲而掛汝冠胡爲而遷與其二喪同旋於乎孰畀子以賢孰躋之使顛孰嗇之使寒悠悠乎蒼天

明故王文顯墓志銘

王文顯者蒲商也名現字文顯號噫菴子初文顯爲士不成乃出爲商嘗西至洮隴踰張掖燉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空同集

卷四十六

三

踐涇原邁九河翱翔長蘆之域竟客死鄭家口先是王教諭有五男而文顯長父官旣卑貧又四弟望我立以是文顯乃棄士而就商商四十餘年百貨心歷足跡且半天下然卒老於鹽場文顯之爲商也善心計識重輕能時低昂以故饒裕與人交信義秋霜能析利於毫毛故人樂助其資谷又善審勢伸縮故終其身弗陷於穽羅文顯旣以商起家乃大室廬備賓祭畢婚嫁四弟各成立王氏固奕奕彰矣而教諭君罷歸顧獨出分其長子文顯則第涕泣自咎責罔攸辯乃效作五噫之歌歌曰仰彼昊天今白雲霽霽噫

莫慰父心兮子之罪噫朝入埽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風飄裳兮明月鑒之噫古有履霜兮實獲我志噫歌畢遂號噫菴子教諭君聞之悔泣父子如初弟珂者之舉於鄉也會文顯省親歸稱勝遞壽其父顧之喜曰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文顯嘗讀史以孔明取劉璋爲是又謂宋黨禍成於蘇公非程子激之也間質於其父父則又大驚喜曰現也汝商而士邪乃吾今何憾矣吳龍者僮也嘗竊於文顯文顯寬之一日外盜求文顯急執龍刃脅之龍卒不言文顯匿所其父聞之則又大驚喜曰現也利而義者邪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四

然天固鑒之邪文顯嘗訓諸子曰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按衛推官張君狀王氏滎河人也諱仲文者元末徙蒲耕於蒲南十里今稱王家莊是也仲文生彥純彥純生景嚴景嚴生秉信秉信生王滎賓鄉飲以壽官滎生馨教諭者也教諭娶張氏以成化五年九月十日生文顯嘉靖二年五月九日卒年五十五歲娶潘氏生崇仁崇

先崇道州學生也女二長適監生李廷光次聘蔣澄
孫男二人女三人文顯既卒之明年二月某日葬東
原之塋銘曰珠不珍貢而輝汝淵鶴不翼天而唳汝
田我得匪苟我室則盈我有不有我利則成義不入
於穴仁而免於盜兵逾艾而殞於旅茲天邪人邪數
邪

明故李大法合葬志銘

李大法者予門人李瑛之父也名倫字大法祥符人
也而居之杞大法父曰李洪洪父祿祿父讓初洪武
辛巳河灌大梁於是讓挈家走杞水平或勸之歸讓

空同集

卷四十六

五

曰梁杞百里耳何必歸後辛巳河又灌大梁讓子孫
遂免于走明年壬午九月二十日大法生于杞正德
十六年歲又辛巳人詢謂河且復來是時瑛以學
諸生寓梁或勸大法胡不俾而郎回杞大法笑曰天
地數若是齊邪已而河卒不來大法娶于崔瑛母也
崔生天順癸未三月八日後癸未是爲嘉靖二年三
月三日而崔氏卒大法素雄飲忼慨無憂少貧嘗爲
親負米力販魚鹽然處之灑如也及崔卒則顧鬱鬱
有戚容於是瑛蹠問曰父何憂也大法於是仰天長
吁良久曰嗟吾將去汝曹是以憂也瑛曰兒聞之陰

德陽報父鯁直無私曲惠流於窮人孝弟忠厚鄉間
信之斯必壽大法曰嗟汝諸生也不知天道邪天數
周則易世之人逃焉者寡矣汝母不癸未生癸未死
邪明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大法果卒於是君子謂
大法知天順命李瑛問其師曰仁者有不壽乎曰有
之仁而壽者理也或不者其數也仁而謂必壽則堯
舜周孔雖至今存可也於是瑛吞聲哭曰父未嘗學
而知天順命已而曰吾母之奉姑也姑矐母顛天願
以身代者六年而姑日復開其事夫也罔不敬也然
罔不勤也如是而弗之壽亦數否邪李子曰嗟瑛脩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六一

短非所論人顏跖是也自教之衰也孝弟忠信之士
不表於鄉間於是田野篤行率闇焉無聞如大法者
夫婦純懿設非其子瑛以文學與縉紳遊卽美誼其
知者於乎斯足以觀世矣大法子二長琨娶屈氏次
者瑛也娶馬氏女二一適杞生王用中一適溫舉孫
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年月日葬杞東郭堤外祖塋
與崔合銘曰人也藁爾行則蹶爾杞東門原有穴邃
爾配與之同亦云遂爾千秋萬歲佳城蒼會

賈道成墓志銘

賈道誠者通許縣人也父曰賈定山西按察司僉事

母曰劉宜人以成化甲午四月二十日生道成生踰年而其母亡又二十二年其父亡賈生乃奮厲自立力學曰始吾名也父名我曰希朱及字也字我道成斯非望我爲紫陽徒邪於是志洛閩之紹而深之以造乃賈生顧又專易嘗俯仰高下旁觀流形而問李子曰月盈虧者何也李子曰日映之也光之虧也去日遐抑又聞月九也視側則光虧賈生曰九之譬謬也夫旣日映之也彼生之哉也懸如弓或又瓦仰何也又嘗問李子聖人觀象而繫辭也三極獨不言象何也李子曰道包象邪動者道邪賈生不答賈生游

空同集

卷四十六

七

郡學廩矣竟弗錄於有司人於是頗咎賈生曰文奚不時也或曰賈生韜默或曰枯而神短賈生聞之亦不答乃顧嗜吟正德戊寅九日李子賈生共汎城隅之陂賈生詩曰波水澄霽澹澹浩浩樓臺蹙香林石晶窈霜露載零徑蘭凋槁偉彼松筠哀此衆草人生幾何榮名是寶辭調高逸李子未之和也第扣舷歌兼葭之章應焉已而賈生還邑則又作詩曰郊原曠以脩零霜一何淒飢鴉噪枯桑故城委蒿藜黃鵠輕四海游子乃念歸懷瞻顧里閭怛焉傷路岐意若自

遇者人於是頗復狹賈生疑之踰年而賈生病

死矣正德己卯五月二日也年四十六矣賈生卽病
顧猶不輟吟病間目其弟希尚曰吾作一詩自弔誦
畢瞑希尚及從羣弟侍聞之皆泣賈生復瞪目曰斯
何傷古誰不死遂長瞑生嘗自謂滌泉子凡所述稱
滌泉子六亦其不食讖歟初生喪弟喪妹喪繼母妻
喪兄已復喪妻妻知縣韓玉女也無男女遂絕希尚
奉兄柩以卒之年十月十日葬之父墓之側李子曰
予嘗志其父墓矣是故於賈生不復及其家世銘曰
家將興賢者先生家將殃才者先亡其生也登其亡
也崩夫賈氏者顯也積五世矣及其季也纍然衰經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八

之繼也弔者出而唁者至矣嗚呼道成胡亡胡生吾
女銘乎

明故何君合葬志銘

何儀賓文昱者我從孫外舅也一日李子酒會要何
不來問何何不來也曰奔母喪耳李子瞿然驚曰乃
予聞其母疾曰其母足背丁白而粟母弗謂其丁
也爪破之已又難而行丁乃走內攻母竟死後數日
何儀賓來我泣而丐銘問之果然又問奚兆何曰吾
父歿廿年餘矣母丁之前夜夢父馬而過叱母曰速
從我來按何氏其先河間人也後徙汴耕朱仙鎮西

曰全者壽官也生二子長曰何君諱禮字大用娶陳氏先卒再娶慕氏生四子長儀賓也配沁源郡君次文昇次文晨次文星縣學生二女一適劉鷺一爲鎮國將軍夫人初從孫議婚也人皆曰何儀賓賢問何賢曰貴而禮問其父人又皆曰何君賢問何賢曰富而義旣婚也李子之嫂會慕氏歸而又稱慕氏賢問何賢曰默而和李子曰立莫大於禮利莫先於義默莫要於和夫何氏者三善備矣烏得而不與何君生正統五年十二月九日卒弘治十四年二月一日得年五十五歲陳氏生正統九年十月十日卒成化十年空同集

卷四十六

九

七年七月廿八日得年三十一歲慕氏生天順八年七月九日卒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得年五十九歲合塋西韓村之墓銘曰天之道還分地之義完今還視爾履完視爾美美哉爾阡穿不及泉吉而安兮

明故蔡思賢墓志銘

蔡思賢者夷門之隱人也名鑑字思賢號淨居道人初蔡之冠也筮賓敦典議字焉蔡長揖謂賓曰字我曰思賢賓問何也曰竊聞之鑑以鑑貌人以鑑心非賢不可吾其思之矣其長也勤敏以周物恭儉以裁用和易以混俗廣施以闡仁擯惡以充義敦詩書以

訓來陳古今以驗往其久也質往者服濡訓者革耻
擯者避德施者親於俗無睽在用靡匱物藏行成君
子於是謂蔡子善自字其老也稀省以息慮玄冲以
導和游適以陶真歛退以諧物是故身鮮疾疾家無
橫非人無詬謗兄弟式睦子貴大州遽遽于子怡然
考終斯隱人之行也李子曰予於蔡有三徵焉夫安
壽吉者天之所以優善類者也蔡氏備之足稱善人
矣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予今見之不足占世乎按蔡氏其先潯陽人也名
宗先者國初從軍南征渡采石充海船米字號牌總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十一

兼領庫船嘗赴景陵衛投戰檄賞銅鐵五石已論平
陳功又賞銅錢漿酪諸等曰蔡保者隸彭城衛護

周王永樂間調護衛入京而保以鞍匠留侍 王遂

居大梁保配王氏生子四長曰玉次曰琰次曰良又

次曰璟琰配鄭氏生子二長卽思賢次曰銘生女一

侍 周懿王封夫人思賢配蔣氏生子三長曰俊

信陵王典膳次曰俸濱州知州次曰佩思賢生宣德

壬子九月十九日卒嘉靖癸未四月九日得年九十

二歲弘治末嘗 詔拜壽官蔣氏生正統庚申正月

二十三日卒正德乙亥二月十一日得年七十七歲

蔣之卒也業葬土城南故雞鵝池地於是啓其窆與夫合是年七月有八日也銘曰蔡子篤行爰以孝聞嘗畫顛天介福何云蔣也相之執恭守勤奉姑服勞或至夜分子剖郡符飭躬流芬雙玉載瘞連理同墳於惟茲野有賢在下過者立馬厥淚攸灑

江都縣丞蘇君墓志銘

江都縣丞蘇君者尉氏柏岡里人也名琇字彥器大父春生五子第四曰明明亦五子第三曰蘇君蘇君生五子第五曰濟衆來請銘其父墓牲左生告予曰蘇君蓋少時一憧憧人也然顧內修攻學學足以第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十一

也然乃竟不第竟爲丞其始爲丞也人告之曰江都土浮俗僞蘇君曰嗟是欲使我先僞逆之邪夫僞逆之必先覘顏色顏色之不得必機關其言語言語之不得必鉤贖其陰細此而不得必有誤中之民矣安有爲人上而忍爲此者邪卒不以僞逆江都民江都民見其丞誠也亦率誠事丞居無何蘇君歸民相挽留泣曰丞奈何歸蘇君曰田荒矣歸欲鋤之耳民曰鋤田勞孰與爲丞君笑曰汝謂丞爲逸乎竟歸徜徉以壽終今按厥子銘狀蓋蘇君生正統三年十一月

四日卒正德五年八月五日得年七十三歲左生稱

其壽是矣狀曰以明年三月一日葬城西之原又曰蘇君五子皆出自韓氏其父五子皆自王氏其大父五子皆自某氏銘曰東有嘯臺塘如嘯如蘇冢在西斧如堂如其中坎如並峙儼如

明故遙授滄州判官賈君墓志銘

賈君者通許縣人也蓋賈氏世居通許今其墓有三一曰韓朱岡墓一曰郭東墓二墓者賈氏宋元以來墓也纍纍相望一曰三里岡墓則葬君曾祖以下君曾祖諱贊洪武間以人才爲鉛山縣知縣贊生麟封監察御史麟生恪少與婁良齊名語曰婁良賈恪氣空同集

卷四十六

十二

如山岳恪舉進士官至山東叅議是爲叅議君叅議君有三子而賈君長最賢二弟又並賢顯貴無忝於賈君以故通許人推豪鉅族無能先賈氏于是賈氏族聞天下而賈君又自譏次其世系播之人故賈氏諸所名德及諸陰細行可誦說者乃咸由是彰矣故曰成賈氏者賈君也天順間募馬實邊賈君入其馬爲監生已患癩癥鬚眉皓皓爾叅議君會又卒賈君乃力上書辭曰臣疾弗克事事願給空銜養母歿身許之得遙授滄州判官拜于家前叅議君致其仕來居大梁曰與老長會約遊大梁人蓋咸望風尊敬之

及君拜官亦日與老長會約遊而大梁人輒又望風
尊敬之顧愈甚故人爲之語曰賈君善繼志賈君性
靜重少言不喜酒遇酒到口輒推去然坐竟席席上
人卽嘵嘵啾啾宣拳臂相狎侮賈君第坐顧竟席席
上有歌舞女賈君第坐如無歌舞女卽竟席不見其
不衣冠歸也夫鄉飲者天下之大防也今鄉里無賴
子弟類鑽刺深衣大帶炫曜而官宦士謂不甚損益
而弗省也及賈君爲鄉飲賓乃遂言鄉飲禮頗施行
然今亡矣其生以正統七年七月三日卒正德四年
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八歲取王氏生二子希程希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十三

吳一女爲輔國將軍夫人繼取耿氏生三子希高希
言乎定郡君儀賓希冉一女適李輟君名宏字仲仁
號懶雲居仕云銘曰有雲澌澌以觀我時其行施施
卷於違雲奚悲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志

信陽何景明爲中書舍人無何卽致仕歸歸逾年喪
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俾來乞銘余按涕曰余始與景
明友盖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
郎中書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
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徙信陽 高皇帝過信陽樹二

旗令曰爲我軍立紅旗下爲民白旗下於是太山卽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成事人不之奇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有異人產其家公三十果辟爲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污賤無藉也又率務裘馬相高何公耻之獨潛飭行檢誦書久之頗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怪之特使董大役事出其金公則立辦顧又入其羨金請賑貸所全活以萬數吳公乃大喜以爲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中大飢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曰河南

空同集

卷四十六

十四

發卒輓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卽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今關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奈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卽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於是有名河南然顧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懼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裨都御史劄屬括名馬

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
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劄
其無嚴責幸如此其後爲會寧涇源二驛丞又有抗
監貢獅番武官及禽巨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
著者焉何公爲人大段厲氣義不欲齷齪與世浮沉
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
時按察使陳選見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歎慕之
曰陳按察真男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涇源病足會
御史行縣簿尉以下當徒走奉輿馬行輒數十里何
公於是仰天竊歎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卽棄官歸然
空同集

貧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
西溪上卽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卽無小大咸望
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子景
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人卽
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卽前盧翁女盧翁有異
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於難
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羅山盧家故
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死乃
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
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景陽

舉人而李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為行人
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氏與何公生同歲
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王同集

六

卷四十六

十六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欵潘之恒蒐校

文類五之四 志銘

凌谿先生墓志銘

明故 趙府教授封吏部考功司主事王公合

墓墓志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賈公墓志銘

明故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墓志銘

明故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志銘

空同集

卷四十七

明故 博平王教授蕭君墓志銘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墓墓

志銘

右次志銘八首

志銘四

凌谿先生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

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

原先是計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爲位哭將絮酒束

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

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誅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心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卽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自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飲醇採鬪程猷經用噴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毅禎卿號江東空同集

卷四十七

二一

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剗禁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于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交谿闢正學院群秦士高等

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
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
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奧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
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
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憎口恨不卽穿之幸例調
荒裔徃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
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
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
順徃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
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
空空同集

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醫旨
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儼
儼仙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曆運數讐史質經
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
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
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内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
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

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
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文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
應嘗與脩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徃
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
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
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
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
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
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明故 趙府教授封吏部考功司主事王公

空同集

卷四十七

四

合葬志銘

王公者長安縣人也名琮字良璧嘗居東丘於是稱
東丘公云東丘公其先函人也而徙長安曰王鵬飛
者仕元爲同州判鵬飛生王瓚有名於元歷官中丞
嘗代祀岳鎮及郊泰定帝命以爵服從郊事是故其
遺像蟬貂焉中丞生擴擴生嗣祖嗣祖三歲孤克自
底於立然喜退晦嘗以祖蔭除涇陽簿已棄去嗣祖
生三子少者鐸也會大明皇帝興詔舉文學者
嗣祖懼乃霾其三子俾弗學鐸亦三子東丘公其少
云東丘公性剛執言論侃侃於人罔徒遜然嗜學勤

書有文初爲學官弟子卽弗諸弟子羣諸弟子時時敬憚之然心弗甘也東丘公置不理但日檢其自身省修出則嚴冠衣端步趨行不流視立不疊談見者愈疑異避公卽諸弟子無敢公叅也久之乃相語曰東丘實乃相率師事公而親教諭普暉者徧人也好使氣凌諸弟子乃顧獨器公而言之學憲官於是學憲官立召公與語悅之而知其中丞後也卽又求中丞像觀旣而曰王秀才長身玉立方瞳重願望之若神仙可謂無忝爾祖者矣普暉退而語人曰學憲識人東丘公十試於有司不第竟歲貢補延津縣學訓空同集

卷四十七

五

導秩滿陞趙府教授是時王壯盛頗究心於文學公至則列十事以諫一曰忠言奉藩謹二曰孝言懽親備三曰格心四曰講學五曰親賢六曰遠佞七曰絕翫八曰輟游九曰斥異端十曰減音樂援經證史言率典則王覽之嘉焉已謂左右曰恨得此人晚耳與李長史同延顧諷齋君臣唯諾竟日而罷賜綺衣各一襲自是禮貌隆重公入見王必整衣冠却伶優指示一二中官曰王先生好人侍王蓋十四年猶一日云今制子貴於父遇推封父免而封公子納誨爲工部主事有詔公當封王聞之驚曰

王先生去我邪於是勉留公勿封未幾納誨改吏部
考功主事公又當封而納誨虞 王留公堅乃於是
移書 王陳烏鳥情事 王不許納誨於是再書致
王詞殊懇惻其畧曰夫心無終窮分有限隔卽令父
皓首瘁躬於 王朝如子職何故明哲抑情以全道
仁人錫類以成物言事有變常勢分緩迫難以例論
也况旣老而傳春秋之義七十致事禮經之文揆之
今制罔乖古典父年逾七前途匪遠惟 王察焉會
公辭之亦力 王弗能留乃與妻許安人偕拜封就

養京邸云未幾公如易州又如河南艱關南北咸子

空同集

卷四十七

六

故許安人者教授許黯仲女而公同縣人也黯爲山
陰訓導生安人於山陰安人聰慧有識諳女誡諸書
納誨始認字安人業口授章句竟俾陟子顯其吏部
遷易州也安人無戚顏及陞河南按察僉事亦不之
喜或問其故安人曰夫芳臭者人通塞者天兒卽賢
何憂乎賤貧一日僉事出閱囚入告安人安人曰汝
知王賀于定國乎其慎之矣僉事蹠而曰謹受教出
閱囚簿半報安人疾作倉皇返安人弗起矣僉事歸
旣葬禫而詣墓父與俱徃明日父疾作而卒僉事哭
謂人曰父之疾蓋重傷吾母云李子曰於乎予與僉

事鄉同榜署同 朝是故敘東丘公鑿鑿然猶漏其
事實夫資內以成理則家國成尚矣今觀許安人非
其證歟閱囚之誠予耳親焉已所謂齊德並壽者非
歟王公生正統丁巳八月廿五日卒正德丁丑九月
五日年八十一安人生正統壬戌十二月六日卒正
德乙亥四月廿六日年七十四王公卒之明年月日
合葬江村之兆納誨娶張氏生子大治女玉梅玉蘭
繼娶郝氏生女玉麟大治聘知縣許錫女三女咸名
姻銘曰大裔必熾八世是徵大名必升盈者以興於
昭王氏發之同州中丞實揚有碩其膚龍旂交交帝
空同集 卷四十七 七

曰汝郊錫爾侯服汝陟汝寵受福亦孔中葉載淪時
及而振涇陽蛇蟄東丘夔伸伸而靡遂後英是蹶同
理殊榦共苞異枿合貞肖端有培孰遏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賈公墓志銘

賈公者臨潁縣人也名瑛字宗玉嘗自曰人莫如我
樂號曰樂庵於是人稱賈樂翁云正德戊寅翁年九
十五矣會其子南京祭酒詠徵入道邑里會又翁生
日於是大置酒聚賓若族暨闔家觴翁上萬壽翁顧
謂祭酒公曰嗟詠汝行矣汝無吾憂吾無靡樂也祭
酒公退而適延弗忍行翁復謂之曰嗟詠行矣無吾

憂吾謂天下無身加者是故於物也漫然吾生無欠
心事故寐也遽然動也蠕然吾今九十有五年矣是
故獲不履於憂夫憂生於不足不足莫如子孫蒙乃
曹事我順誨之聽各修名顯立乃予奚所不足矣夫
不足或爭予見義慕之見不善避之是故於人無犯
色飽吾遨焉已醉吾陶焉已無靡樂也行矣汝無吾
憂祭酒公退而仍擅延弗忍行已而翁飲於外歸醉
而跌遽終是年十月十六日也君子曰孝哉賈子擅
延而終其親李子曰往予在朝與祭酒公友蓋數聞
賈翁性行云翁無不足然顧足無爭人顧莫與爭翁

空同集

卷四十七

八

慕義人慕之義避不善不善顧翁愧有不善恐翁聞
也於乎斯所謂實德久則孚者邪往聞李某者假翁
田二百畝不歸翁笑而棄之語曰侮觀量迫觀守無
論他事卽此則翁之處順常可知矣斯德之實非邪
君子曰實者名之主也故人莫大於自名亦莫大於
人所名故夫潛翁晦賢者居焉文中貞曜哲人謚焉
誠有謚賈翁者謂之德樂可矣翁生永樂甲辰八月
廿五日以子貴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爲鄉飲之賓
詔數又賜帛米肉云配曹氏封孺人先卒翁以卒之
年十二月十日啟孺人窆合焉墓在邑南祖塋之次

翁子五長曰誌義官以寫真名識者謂之神品次曰讚會同館副使次曰謙次曰譔次曰詠鄉舉第一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兩京祭酒文學行業爲天下宗女一適李昌批驗大使翁有孫十人鄉舉暨學官弟子者各二人曾孫八人玄孫九人按賈氏膠東侯之後曰賈漢臣者仕元爲萬戶居鄭漢臣生景山元陝西行省叅政始徙臨潁景山生彬字文質通子史執義曜德學宮飲射則賓之年九十終配李氏生賈翁云銘曰兵後我生生不識兵 九朝太平百欠五

空同集

卷四十七

九

後我獨匪壽若翁者所謂全天者邪抑天全者邪

明故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墓志銘

嘉靖二年九月一日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卒其子東巽等匍匐如梁請銘李子乃慨然而歎曰嗟吾美儀今逝邪夫其弟美信者固予同年進者也則公於吾猶兄也公睢人也諱縉字美儀號水南子其先嘉興人曰官盛者軍于睢遂爲睢人官盛生尚雲從

太宗北伐沒之軍雲生興從南伐有功不錄君子謂尚氏有後矣曰無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興生福

福生綱果舉進士又生縉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於是謂尚氏有天生遺其功而兩孫登之庸成化丙午公調刑部爲員外郎有明決聲 孝宗立則特命之錄畿內之囚真定王清者與鄰人高相毆而是夜高之妻與姦夫乘之殺高獄莫能明者一十九年公一訊而得其情時稱神明歸陞郎中雲南司掌京甸凡三法司事無巨細由焉前官每苦蹠整剛柔胥難而公則獨以能稱謂之尚一火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擢公會杖殺衛尉乃出公知臨江府府當楚粵之衝土習豪猾公至首擒

空同集

卷四十七

十一

謝金薄等數十人又釋誣死罪者數人又贛有巨盜公計勦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產累歲不決公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如是邪立爲剖白咸稱公爲再生包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方擬擢公會章樹鎮稅課舊爲王府據者公奏奪歸諸公遂遭構陷而公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矣居無幾美中美信俱以叅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蓋輝奕填塞閭里然位咸不稱德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君子於是謂尚氏長矣公生某年月日距今卒之年得壽六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

使究其用則公之業豈直前云云於乎悲夫悲夫公
父封工部員外郎母趙氏封宜人厥配劉封安人安
人先公卒繼者顧氏有子五人東明州學生東巽東
臨國學生劉出也東有東萃顧出也女三人長適指
揮使孫禮劉出次聘蔡指揮男蔡某次聘吳指揮男
吳英顧出孫男三女二公卒之年月日葬城北恒山
之原與劉氏合而公所著江西志水南稿睢州志諸
書東臨藏之家銘曰古稱大才迎刃是譬嗟我美儀
不習而吏孰云錯盤不鋒而剗旬月千牘剖之靡寬
或餽之金鄉嫗是媒乃配怒之叱之而回喪或弗舉
空同集

卷四十一

十一

配也則戚勸夫助棺脫簪罔惜壽雖靡齊賢則媿之
二璧同瘞安斯永斯千秋有聞徵我銘辭

明故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李君者名志學字遜卿號雲厓子通許縣人也李氏
蓋其先封丘人曰李二公者以兵走通許居九女塚
二公生奉先奉先生循循生榮榮生李君李君生而
穎異讀書攻文年近四十始登進士第爲庶吉士拜
兵部車駕主事坐忤勢貴調真定府通判當正德辛
未壬申間霸州盜起雲擾中原所過城破落焚旗幟
蔽野鉦鼓震沸而真定屬邑多其衝者李君承委贊

晝周旋矢石間賊平與賞獲綵段明年陞蘇州府同知尋陞戶部員外郎擢郎中總理宣府糧儲會武宗幸宣府李君調度公私具足上以爲能而君貌

復俊偉善條對間有應制之作雅俗並陳上覽

之頗每爲之霽是時江彬用事嫉之計出君衢州府

知府一日上問李郎中何在知之乃自衢州召還

久之不得見彬蔽之故已而上崩李君乃遁還自

謂年逾五十古人所謂日暮途遙之時也歎歷中外

備嘗險艱身挂金紫囊有俸錢於布衣足矣乃絕意

仕進剗晦光彩營菟丘開竹林蠟東山之屐鼓西園

空同集

之瑟雖延黃冠叩玄秘談說化術然嗜醇甘耽姝豔

空同子見之嘗嘲之曰喧寂不共途動靜無並驅子

謂果有揚州鶴乎李君曰根汚泥而挺清泠之上者

蓮之所以神也故曰溷溷含至道空同子曰否汚泥

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也則可非蓮則壞矣嘉

靖二年冬十二月十日李君中風遽卒距生之年成

化六年十月六日五十有四歲耳君之父淮府典寶

副以君貴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配潘氏張氏皆

贈宜人君先娶時氏繼和氏僉事維之孫進士暉之

女也生子曰夢凰側室子曰夢松女三一適張鏐學

生一適董漢監生一適張時興舉人孫女一曰啟孫
先是空同子謂李君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信矣然
人之富貴之去身也則智慮衰謀計左而其將死也
則魄奪心亂徃徃犯忌諱昧戕伐斯自爲之亦天與
命使之乎李君曰氣窮則神離故爲之者人而所以
爲非人也空同子曰君子以理制氣以定俟數是故
丁陽九而神不爲之摧所謂修身以俟之者故曰旣
明且哲以保其身李君知其問爲已發乃伸眉掀髯
鞞然而笑曰子亦聞道外之道乎吾方叩玄牝挾素
女逃名於沈湎娛樂之區而神游乎溘埃歌塵之外
空同集

子亦知之否乎空同子曰君以仙爲的邪仙卽解尸
出神然竟旋轉氣中久亦消之矣况未必仙乎相顧
一笑乃後不逾月李君墮馬又旬餘中風口不能言
目第直視執空同子手握之者三意若悟前相顧而
笑者然莫及之矣歿之再逾年爲嘉靖乙酉夢鳳等
奉君之柩以閏月六日葬之通許七里灣有封有樹
而求志焉於是爲之志而銘焉銘曰有永永者孰謂
之短有奕奕赫赫者孰謂之淺歿而有聞孰謂匪遠
泉深土滿望之巍如纍如君子之阪乎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
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
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
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
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
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
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
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
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
悴毋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
空同集

卷四十七

十四

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
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己丑登進士
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
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叅政敷歷中
外凡三十餘年公旣以逢革力致青雲巨才洪識遠
越倫輩而水槩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
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
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婪而公主客時畚人有
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僉
名畚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且聲

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李雜諸新手爨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豎闔干政妖僧蠱惑援芘儉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及 宮禁秘密 上爲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升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 孝宗卽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都瘠耗習猾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扃鏑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

空同集

卷四十一

十五

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飢民太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寤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

有發其殺人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費而力舒戊午逆

申王于境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嘗如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己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布緼輪奐蓬茅器無飾銀服無

空同集

卷四十一

十六

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漑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鉉次鈇次鈇女亦三長適丁壘千戶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洋女六長聘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臬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葬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

并濮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寔安公茲域聚靈發祥
虎變鸞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明故 博平王教授蕭君墓志銘

博平王教授蕭君雅字惟正其先長沙人也後徙廬
陵瀘源遂爲廬陵人已復自瀘源徙衝頭於是爲衝
頭蕭氏然衝頭有環溪二乃人又多稱雙溪蕭云君
高祖蕭以信保寧提舉以信生文寶南安教授文寶
生桂望桂望生蕭祐號居易子著梅竹山房稿二十
卷稱居易先生居易娶彭氏生兩男子矣一夕夢社
壇樹綵幟已而復生君君生而穎特旣長爲縣學生
空同集

卷四十七

十七

立文飭行諸生莫先也乃諸生顧易第君乃獨弗第
乃獨貢而訓導松江學訓導六年丁居易憂歸服闋
改英德學仍訓導三年滿代去至京師會 周惠王
諸子封又河南撫臣奏諸 新王乞擇人輔之便於
是君陞教授輔 博平王君乃諫 王曰臣聞之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故往者來之矩也古者今之鑒也
是以易申往行書著有獲詩嚴率由之訓禮發琢玉
之譬皆言人以脩成也故舜稱好問禹拜昌言由聞
過則喜師書言於紳何也罔自聖厥乃聖罔自賢厥
乃賢也故曰甘我者賊逆我者德夫聖賢未有不由

師而成者而況其他乎故岐伯下隨務光熊羆之倫以微加貴而不謂之過軒堯舜文諸人以尊下卑而靡謂之誄故曰非師曷質非學曷能夫經史者道之寓而迹之昭也 王誠欲不失其令名必書焉事矣 王聞之起謝曰善善於是建書堂積書日與教授君遊而聽其講說 王父 惠王聞之則復大喜曰今蕭教授東書堂與 世子暨 諸王講說 世子暨 諸王乃咸敬禮君稱先生而 王出閣也君復條修身檢行尊德樂善數事上焉 王生日則作養正軒箴 王號思誠子則上思誠子說號述古道入君則

空同集

八 卷四十七

十八

作述古道入序咸託諷云初 王議請增君俸 以不行會君九年任於是 王特爲請賜之勅階登仕佐郎云正德甲戌君見 王曰臣今年八十歲矣願辭 王歸骸骨 王瞿然止之曰孤自與先生遊幸日聽道論講說今二十年餘矣乃今忍遽舍我去邪居無何君病 王親臨視致醫起君竟不君起也是年九月十八日也先是 王業遣內使營後事至是復遣官來視其殯歛三日 王親臨奠焉周自 定憲來 率死諱凡喪葬事無敢 王聞也死則曰老曰乾甚則其宮中人亡也駭以駭鬼若 博平者亦謂修義

慕彰克厥終始者矣蕭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二十三日娶尹氏先君卒繼娶楊氏君有男子二長曰霽娶戴氏次曰方兩娶皆劉氏女曰爵貞妻劉愛孫男子四尚文尚忠尚賢尚魯有孫女二人云君著有平軒存稿衝頭八景雙溪十詠蕭氏家規暨嶺南墓修雜錄二卷蕭方來言曰明年奉父柩歸葬於衝頭細院口原與母尹氏合李子曰嗟乃予觀漢諸王國相則咸名流云乃其最賈長沙董江都張河間斯亦極一代之推矣今周 諸王輔善終始無疵跌則有蕭君然予先大夫亦嘗爲封丘輔終始猶蕭也銘曰柔空同集

卷四十七

十九

自取東強自取柱我視其遇無細無巨巨細之來展予斯安展而罔安斯云素餐譬玉爲玦爲璣爲環王門盤桓卑尊窘寬優馬游馬彼謂我隱而我則官歸寧於故山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

志銘

此墓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者也賈公通許人也墓在其縣東三里岡子羽墓南蓋賈氏此園自鉛山知縣贇始建賈公葬四世矣知縣生封監察御史麒麟御史生山東叅議恪叅議生賈公賈公生

正統十二年十月戊辰以進士爲絳州知州改易州
尋陞前官弘治十年正月壬申卒年五十一歲厥妻
劉氏正統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生年十七歸于賈成
化十一年二月甲申卒年二十八歲繼妻婁氏天順
四年五月乙巳生年十七歸于賈正德十一年正月
庚戌卒年五十七歲二人有贈封皆宜人於是葬二
妻賈公一墓劉一乳雙男一曰希朱一天巳復乳女
曰咸英婁乳希文希尚亦乳女曰綵英希朱今爲府
學生希文陰陽訓術先婁亡矣希尚引禮舍人學生
娶于韓訓術娶于杜舍人娶于楊女咸者適時植植
空同集

卷四十七

二十

知縣也夫婦以節死旌綵者適李永暉永暉監生綵
亦先婁亡而賈公以卒之年四月丁酉合劉氏婁以
卒之年九月丙午合賈氏劉氏而婁之合也希朱者
始徵銘李子李子曰嗟賈氏賢哉羣哉然予業銘其
兄宏墓矣乃今復銘賈公墓賈公名定字仲一自稱
一庵子語人曰吾一庵足矣或詰之曰君之一獨庵
乎公笑而不荅已而曰吾仲一也安得庵不一或又
詰之公曰吾讀易人也庵得不一乎於是詰者退謂
人曰賈之一謂太極耳公知絳也絳有屠人誘人出
而殺諸谷中歸而私其妻妻不從屠又殺其妻而擣

其女鬻之跳事久弗白公廉誅屠者事竟白會大飢疫公在絳絳獨活王者以絳獨活也於是求策於公公則上救荒八事是年又平垣曲之盜京之北遷也偶有獻棗栗者歲例徵棗栗公知易州則條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半減焉諺曰穀要自長言蒔之者人成之者已也夫州縣之吏不之爲世之懌也尚矣以今賈公觀之則所謂矮屋跛足者然乎弗然乎大同卒魏旺者忒富人郝賢仇之而挾其族愚嗾之使與郝毆才相豎拳便扶之歸夜計殺愚者誣郝郝破家然猶不得脫竟誣服獄具且行刑矣會公爲僉事覆

空同集

卷四十七

二十七

按竟白其事於是郝禮天曰吾無以報賈君願出錦幕孔子像公爲僉事又有時政之書其畧曰絳有積薪逋者破家糜軀而逋弗完也定知絳也嘗通一州丁戶足其逋自是絳薪歲無逋又曰知絳時嘗爲善惡二籍歲終則句稽誅賞之又曰山西土狹而險有三王國祿入鹽粟均輸便而論者則又謂公之二配皆名家克配公劉通許三劉家女妻則都御史良孫也初叅議君園居榴花開會劉聰携其小女來叅議君見其女喜之卽手花縮其髻後以婚賈公徃有盜入賈氏劉俾公語盜簪珥所曰毋擾恐老姑也賈知

絳時絳有蔬園姑曰蔬多爛無益市之婁曰諾退則
陰積俸金如蔬直跪進姑曰蔬市矣此其金也賈公
出按守備官張贊賂無由通乃詐書曰賈令取冬
衣婁聞之驚曰渠出冬衣固備斯詐也二氏者可謂
有相夫之才者矣婁撫劉子女如已出人尤稱之云
銘曰苟逾其紀雖璧亦毀有隕而妍有沉而輝淵於
美此公而埋此坎中二媛式從許原隆隆望之光虹
黃棟之傍考君子藏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欵潘之恒菟校

文類六之一 記

遊廬山記

三渠陳氏家園圖記

賓貢圖記

方山精舍記

潛虬山人記

潛菴記

華池雜記

遊輝縣雜記

述征集後記

國相寺重修記

誠孝堂記

右次記一十一首

空同集

卷四十八

記一

遊廬山記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剝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鬪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險澀行蛇徑鳥

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
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
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
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
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
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
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
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
成棲處也觀背峰曰丹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
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
空同集

盱爛而魏怪罅處淵潭碧黛激則砰湃橋旁有石亭
亭旁崖剝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傍
草間有石鮮不剝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
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
石上有劉字云過此爲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
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
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卧龍潭則在五乳峰下
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
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
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潭上今崖有其剝字然嵐重

晝日常黯黯出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
宋仁宗建寺當巖雲峰下崖間劔龍虎嵐慶四大字
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黃巖雙
劔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
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
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
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
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
有巨石上有劔字言陶公醉則卧此傍有醉石館過
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
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劔字自通書院入
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
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
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
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
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
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
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
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
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

曰禁山也路以曳 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
旁崖平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
頂奉 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
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
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
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
諸峯乃東至白鹿臺觀 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
渾雄真 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
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巉然皆絕頂
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四

太平宮者卽 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
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峰
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
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
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
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
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
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群數百人
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
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

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顛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
夏六月李夢陽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無何謫
均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蓋夢魂常
遊於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卽猶見家
園爾其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
突然而倚空者莆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高
踰千丈狀端士搢笏而立而一支蜿蜒蜿蜒奔而西
盡處稍突爲穴則先大夫贈戶部郎中毅菴先生先
空同集

卷四十八

五

妣贈宜人吳氏墳也前有峰對峙面溪溪之源有二
一自寶勝溪西來一自龍潭溪南來合流於墳之西
南半里許是爲南溪口北行三百餘步匯爲潭墳亦
面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面有峻山
石坳則葬我先太母黃氏太叔毋張氏而其墳亦面
溪二墳隔水畧相朝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
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
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
所謂龍臂南莊也莊一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
祭至是而溪始曲折

北行四五里又折而西有石

橋名壺公橋今圖內邊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荔枝樹也岸北稍東荔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圯矣不圖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蓋永春德化仙遊三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溪而宋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圖內邗延左行者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橫渠又二里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又一股分而北名曰下渠定爲三渠今予竊之爲號西渠北行二里許亦岐爲二俗呼雙叉溝一東流里許匯爲池可二畝池北築田爲地植荔枝與雜樹池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六

蓄而復流東行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刑部員外郎邦器居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衢梵小橋通水于田田之東吾宅焉旅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卽前所謂直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傑坊則予中鄉試所樹雙叉溝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此而予曩與兄弟輩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_於龍臂之莊躋壺公之橋逍遙于荔枝之圃翺翔乎_三之徑瞻嶺望海陟崇汎深酌醲割鮮敦朋敘族坐_談行歌蓋旬浹不究其

巔委今是圖一覽而卽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而峙者流者植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浮者凸者滯者蔚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予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卧所行者皆列吾前也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戚焉李子曰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丘則黯然而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均汝去故鄉又八千里音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成者乎陳君又曰莆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曰紫帽與壺公均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

空同集

卷四十八

七

北入莆莆人分之爲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故曰壺公蘭溪莆之望也今不能盡圖亦畧見其彷彿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所不道也然述者奚取焉予讀漢唐史至藝文志見其載堪輿金櫃葬經青烏子等書而牛眠馬跑亦時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簿時一見壺公卽曰莆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乎信斯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曩立朝著蓋數見莆縉紳於戶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器已又見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

有以哉有以哉

賓貢圖記

河南按察司僉事吳君有賓貢圖一卷吳君曰此物傳自我高祖子其記焉記曰賓貢圖長五尺有奇濶一尺畫蠻夷人十一一人擎寶珊瑚托一人臂鶻其一牽獸似鹿其一人牽狡狔一人則抱狡狔子一抱獒子一又擎寶珊瑚托又一人牽獒八人者皆左而趨至肅也而一人獨右向立而胥八人者來知其首長也一人背行婉婉抱樂挈器一人兩手捧一物二人者則右而趨其首長十一人者貌固人人殊也乃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八

冠佩物屬亦人自殊異今不能盡考識其氣象爲賓貢者云按圖後題志曰冶城陳穌曰永嘉王溥曰徐諒曰林本清曰縉雲朱惟嘉曰永嘉張謙曰鄱陽周厚性曰林仲勳曰雲窩鄭道曰樂清趙新曰西江李衡亦十一人云然皆不謂圖作于誰氏今圖角明有趙氏子昂印而十一人者皆不之及也惟嘉謂周景元作謙謂胡瓌輩五人作誠使二人者見子昂印不應如是道矣予故曰子昂印後人加之也今江南人善摸搨贗本利古印記誑世此圖色色精巧猥動自足傳亦奚取于子昂印焉鄭道曰朱生近從何得

之則知此圖又本朱氏物而傳吳氏語曰永厥傳視
子孫今吳氏傳五世矣而有僉事君此圖不落他氏
手矣圖首篆廣平程氏筆也正德四年冬十一月李
夢陽寓大梁記

方山精舍記

鄭生將歸方山結精舍於山陽以修周孔顏孟之業
問於李子曰夫子何以教焉李子慨然而歎曰大哉
有是乎且子所居之山非方山邪對曰然子所居之
舍精舍乎曰是也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又何
教焉又問李子不答鄭生退而問於李子之門人門
空同集

卷四十八

九

人曰夫子之意或欲其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鄭生
曰此何謂也門人曰竊聞之方圓者陰陽之形也精
粗者形而上下之名也昔者聖人之贊坤也曰至靜
而德方焉其贊乾也曰純粹精焉故方者義之隅也
精者奧之區也故曰陽不獨成跡不深造言圓與粗
之不足恃也夫子之意無欲子則坤之道以達於天
乎明日鄭生以其言質諸李子李子曰吁有是哉雖
然務大而遺本矣不曰下學而上達乎不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乎此周孔顏孟之所由也吾子勉哉

潛虬山人記

潛虬山人者歛潛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屨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卽售受侮壓夫售未有不賒者也非豪勢人力賒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屨則治靜屋日閉關誦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筭息盈縮則顧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吾旣摩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屨而心恒閒也夫爭起於上人吾旣隨其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壓又胡從至矣吾是以弗勢豪交而息罔獨縮故曰商亦有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虬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一

山云山人旣歸山則於山間構潛虬書院以館四方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矣或謂山人曰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瑣行也若以爲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日閉關誦吟更苦嘗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鬚皓盡矣山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歲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

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彛周敦乎莒漬古潤矣漢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初唐色如朱薨而繡闥盛者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古松乎晚幽巖積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一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隣菊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詩人也有缶音刻行矣

潛菴記

歛鮑光庭氏字以潛行矣晚修先墓而築菴於橫塘之上復號潛菴云語人曰菴吾將老焉其姻人鄭生者述其菴實請予記闡厥名義將貽諸鮑君子曰大哉菴淵潛哉夫名以實立義由警獲易不首潛乎然繼之見焉躍焉飛焉詩不曰潛乎然繼之昭焉故潛者違時以藏之名也寒洳之魚穆處以含俟時征也

綸鈞驚焉潑刺以沉縮身沕穆頽洞之壑以完生也
故陶邁革命而更名符甘隱約以著論皆志欲昭而
弗昭欲飛弗飛躍弗躍見弗見者也夫鮑君者顯華
崇騁少不經志者也老棄江湖棲遲丘壑聲色戲玩
弗嬰於心車馬罔侈服食儉約無干進謀仕之事飛
纓躍馬之心而折檻靡懷操瑟弗至者也胡潛其字
而以名菴斯所謂專乎心者警諸物歟故瑟弗操而
聞好竽熱中檻不折而談旌直爲榮雖無干進謀仕
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見軒駟冕蓋者動容非心潛
者也且今一食一服一馬一車一戲玩奇者有不矜

空同集

卷四八

十二

而耀者乎此身丘壑而心市朝託江湖之放而垂涎
於顯華崇騁者流耳故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
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不敢
乘人之虛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凡以擴吾潛焉已耳
然猶因心以立名循名以思義號其物以存警豈非
專於心然後絕外慕哉問鮑君曰何爲鄭生曰君誨
於家曰不勤身不立不儉家不守又誨其子弟曰吾
聞一善言必記諸心見一善行必體諸身卽是而觀
君之潛亦足謂之心者矣鄭生又曰徃姚源賊寇郡
君以備禦之策于郡守策良可措之行若是使鮑君

由潛而昭體易之義俟時而庸豈不有大可觀者而今老矣惜哉君嘗出粟賑飢有章服之賜今爲鄉飲賓云

華池雜記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東天子溝夫人洞竝故城川蒙恬斬山堙谷處也今馳道存焉稍東則陽周城也牡丹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牡丹園西張將軍墓華池城北邊路將軍名吉宋范仲淹卒也以節死贈將軍詳見郡志與陽洞華池西崖也不窰陵慶陽東山傅介子墓西山范仲淹宅今爲府庫范純仁

空同集

遺棟今爲府儀門過木鵝池慶陽城鑿通河處臨川閣鵝池上宋蔣之奇建今廢威武樓慶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劉廟在慶陽其兩壁畫周三十七王云李子曰余如華池在弘治乙卯年焉居蓋三年云從予游者尉氏左國璣慶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遊輝縣雜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

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
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
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
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
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峰
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
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
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
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
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彀弓弩持刀出沒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四

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呀呀
漸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
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蒼茂登山西望
亭臺綠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
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
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
邊寺燒田以千數然故櫟椽硯磊區耳於是寺僧招
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菅阻巘掩爲聚落烟火裊
裊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
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巘滴

下而偃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
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爲
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癭偕予行者二人一
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
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益又
喜躍馬行懊不卽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盖得於山
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述征集後記

李十曰余以正德三年五月十七日繫而北行至秋
八月八日乃赦之出云其始行也人人索息奔匿而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五

謂必死也獨我兄曰我從我內弟國玉曰我與從二
人者觸暑晝夜行饑渴草奔風沙中詩云每有良朋
况也永歎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初大梁周生爲余筮
得履虎尾不啞人亨及旣下獄事勢愈急矣中外詢
詢自危會早 朝有匿名之書又御史張或等枷哭
長安左門會又都給事中許天錫 朝出伏或枷哭
歸而自縊死予不謂其能不死也易真前知哉

國相寺重修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
斷而中立有鸛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

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
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
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
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
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
僧闢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
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
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
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
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

齋之深然其中一散於平六十繪卷前無靈象亦
去而善淋昔園酥曾少公奮然興曰寺報世靈深
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
卦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
斷闢燒刊畫相惡辨然長樹百盜古財如鳥鼠齋之
園酥寺寺令燒為報靈世報然長崇善齋而王善齋
善中育天齋報然長靈天齋寺前林園酥門然長靈
齋中燒之齋曾王齋酥亦對燒之獸齋酥酥亦前燒
而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

婦人鮑燦爲其母吮疽已而疽愈人以爲孝繼暴其
邪江而婦奉堂晴而義之曰是可以爲誠於孝矣於

山人爲之晴

誠孝之堂昔爲記鮑君則又泣止之日

祿之財去四百緡平銀緡又百五十平緡矣而空同
對蕭軻寺宋太平興國二年數今幾矣其僧古剎昔
曾英等而期期禱百兵散獄苦實與之堅壁其剎始
且味淋也五齋間淋其寺幾遭咄蓋閣山門龕對
蘇燾中筆於景月又雲飄風無不味淋之門首旗
古觀於然蕙然巽臺巖然亦剎制可哉哉昔望額
之於具寺樹不土平昔淋之也亦淋以水野效龍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六

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歸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
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
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
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資助之涅塑其像設
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峰者
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
山人爲之記

誠孝堂記

歛人鮑燦爲其母吮疽已而疽愈人以爲孝將暴其

事於官鮑君泣止之曰夫安有爲母吮疽而求名者邪江西劉編修聞而義之曰是可以爲誠於孝矣於是名其堂爲誠孝之堂著爲記鮑君則又泣止之曰是奚足爲孝邪而以名吾堂竟辭不受鮑君旣卒有三子長曰光宇次曰光祖季曰光輔相聚哭而謀曰往予常忿吾父有首善之行而卒莫之聞也夫閉而不暴者孝之忘也必舉而旌之者官之事也故君子之揚人善也不以其自閉而弗行不以其炫而苟與同何也聞其實則觀者易化此風勵之道也今官司計不出此徒使吾父幽幽而弗彰含章而喪亡且夫

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七

悖莫大於忘孝罪莫重於泯親父行不聞時予三人之幸於是光宇使二弟相繼如京師暴其事於官乞旌其門閭官曰法孝子死不旌卒不行二子則彷徨於路衢行且泣誦說其父事行路爲之灑涕歸相聚哭又謀曰夫不可強爭者法也可以義起者禮也緣禮以伸屈援義以附情庶幾名實有徵父行不泯於將來於是始葺其故堂而仍厥前名曰誠孝云其婚姻家有曰鄭庚者尚德人也見三子能成其父志而竊大喜至大梁告我以顛末請記予驚訝曰異哉劉子之名人之堂也夫孝猶有不誠者邪孔子曰父

子之親天性也今世俗率喜務名故其性鮮附實卽如刲股廬墓嘗糞吮疽此何等事今人爲之大抵欲彰其孝名夫急名鮮實行務外多詭心今旣欲彰其孝名矣則所謂天性者安在乎及幸而致名輒日夜望旌其門間顯者圖進用庶人華厥身有如鮑孝子吮疽而疽愈反自閉其事者乎又有如鮑子人以嘉名名其堂力辭不受者乎若是卽以誠孝名其堂奚不可者而俗人不領解輒相妬不見容私毛舉過失沮壞其嘉懿曰此於法不得旌者也豈不大可詫邪鄭子又曰鮑氏先有鮑壽孫以孝聞載在宋史人呼空同集

卷四十八

十八

其所居里爲慈孝里予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觀鮑孝子吮疽又觀三子能成其父志非其先有遺烈哉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六之二 記二

石淙精舍記

浩然堂記

優游堂記

敬遺堂記

河上草堂記

脩然臺記

需于堂記

觀風亭記

廣信獄記

後記

懼問記

右次記二十一首

空同集

卷四十九

記二

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

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

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

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

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

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邗鄔之間曰小峩

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

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為邪蓋天壤間物

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
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
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
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
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菰葦交合
水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
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
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
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邪顧卒
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 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

空同集

卷四十九

二

微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
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
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
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
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
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

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風灑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文公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亦謂之風非邪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 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邪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卽不幸猶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之灼乎文章沛乎與天空同集

卷四九

三

地流行嗚呼微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予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旣令立祠祠之刊其遺文以布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記焉

優游堂記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爲古之優游者爾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感然而歎曰噫舍乎噫舍乎張生曰先生何歎也謂舍竭精以探贖邪守藝以俟庸邪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驂騮旣羈世網終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道遥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歎張生空同集

卷四九

四

曰舍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敬遺堂記

餘姚史氏起敬遺之堂奉其王父或享賓焉賓乃言曰嗟貴宏堂奚斯名也史君曰竊聞之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夫身者親之遺也立模乃曷敢弗之敬也是故言也弗之敢苟也行也弗之敢惰也業弗敢荒宦弗敢怠不敢狎小不敢忘大凡此以廣敬也故不敬無遺無身矣是故立模之於身也乃曷敢弗敬也賓曰嗟貴宏身若是大乎史君曰身也者自

他人視之固眇然者也自吾視吾身與天地始終烏得而不大也夫自形之化也卽有始以遺之吾蓋不知幾億萬年矣自吾而後之又不知幾億萬年而終是身者與天地始終者也烏得而不大又烏得而不敬也北郡李子曰史君蓋早孤者云然予聞其王父育之長訓之成乃其人鮮兄弟焉億萬年之遺當其身所謂如綫者也是故其身也視他人爲大而其遺也弗敢弗敬也故其堂名之曰敬遺堂焉

河上草堂記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

空同集

卷四九

五

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葡萄檳榔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塲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蘄蘄峯巖其下遺澗澆澆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鼃窟窟邪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

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鼃鼃窟又安知後之不爲魚鱉鼃鼃窟且小子休矣

脩然臺記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塹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

空同集

卷四九

六

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不見則其樂克滿其樂克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壙塹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怛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爲臺記

需于堂記

草堂之南築瓦堂廬旅名曰需于堂草堂作于春三

月翛然臺秋七月是堂則冬十一月作更四時厥乃
備有須于堂故曰需于堂予觀需五爻需于郊沙泥
血酒食遐近異勢險易異用安厲別矣而其義皆需
故曰需須也予居更四時厥乃備而是堂最後成竊
謂有合于需故曰需于予堂在大梁北郊厥河往來
之墟有沙泥之虞不可不戒能需庶幾獲四之出五
之吉故名堂曰需于人情躁動則罔攸利躁動莫如
戰曹操臨戰安閑若罔攸戰故勝此其人不足言而
需之義同也是故君子需于學遜需于德涵泳需于
時進退需于命終厥躬予又竊比名吾堂雖然四者
空同集

卷四十九

七

何有於我哉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
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
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於亭乃俛仰而歎曰
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
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
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
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
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

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噤訝竊如噫如噴如噓如
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答它日二君遇空同
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
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
風故颶颶乎莫知所從颶颶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
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
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
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
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
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

空同集

卷四十九

八

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
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
風於是彰美而癉惡湔澆而培淳迪純以剷其駁而
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
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
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
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
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
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
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

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纘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叅政也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廣信獄記

李子寓南康府臥病待罪勘官大理卿燕忠奏畧曰請駐廣信府勘以避嫌又曰請轉委浙江副使鄭陽叅議段敏爲勘官又曰臣觀事連年靡結者非惟勘官罪實提人卷難耳提人卷難以有司畏李某夫李某特一提學副使耳有司寧得罪於撫按守巡諸官

空同集

卷四十九

九

而聽李某者以其善許人私也臣行提人卷或不至請提究兩司首領官甚則叅堂上官上皆許焉胡雲聞之謂劉峻曰事靡結也果提人卷難乎劉峻曰殆非然焉峻嘗見勘淮王之奏矣一成而解江御史江御史弗了也再成而解陳總制陳總制弗了也曰留作江御史當頭三成於御史李矣然會任巡撫任巡撫又弗肯了也斯果提人卷難乎胡雲曰彼謂先生善許也然歟劉峻曰殆非然焉夫許人者人固亦許之矣曷行歟夫先生之劾江御史也爭士氣也劉知府者黜臣姦爲匹夫仲辜也然 敕諭載焉又死

者諸生焉夫鄭布政者彼自干王府取之也人孰無
爭論先生與鄭爭而卒弗之行也亦大矣曷訐歟胡
雲曰夫雲侍先生蓋見其令無不行也亦謂之動搖
山岳矣所至貪吏有望風解印綬者茲何歟劉峻曰
茲必有令其所不令威之不在威古人之所謂風而
易之所謂應歟不然峻見苦刑而威者卽折脊拉齒
糜脛斷腓相續而斃于庭而卒莫之能令也先生官
于茲三易秋矣聞有茲否乎李子舟行將至貴溪門
人葉朴筮得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朴迎告
李子曰先生順焉李子曰夫予安敢不順哉夫言官

之所排也尊言官者所必排矣誰非予忌者言先入
者主也犯茲四怒予安敢不順哉卽不順其誰公我
李子至廣信將見燕卿燕卿使人覘李子來見馬乎
輿乎李子知之則步見燕卿是日廣信五學師生業
先集迎李子擁之行步入城見燕卿暴階下燕卿以
李子來見遲也而怒罵之曰汝本總明好人前劉瑾
之難無用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爲此爲天下士夫
唾罵邪唾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
不聞老子術邪退一着是已據案團弄乎而且罵且
教且誚且笑李子不敢對而惟請隔獄燕卿曰此仍

是便宜心而竟令繫諸同獄李子出將詣兩勘官而五學生業先詣兩勘官跪諸門兩勘官曰第令一生入於是葉朴入跪曰曰數百年正氣鍾於今而僅見我先生二先生爲正氣必有扶也兩公不答而心不以爲然於是五學生詣燕卿亦以扶正氣請而燕卿者笑謂之曰子誠齊人也夫李某不過以文章冒時名耳彼豈好人哉彼老子術猶未之知而矧其它乎葉朴對曰李之爲非身非家也衆惡之必察焉燕卿笑指朴曰這秀才異日作官必効李某者燕卿起立謂諸生曰夫我此來謂李某必震惕不遑安心悔懼

空同集

卷四十九

七

改也今渠來見我獨遲而儀度復徐徐夫人之畏天者以雷霆耳 朝廷者天也我大法司者雷霆也雷霆臨于其上而渠猶徐徐五學生不敢對而出李袞謂葉朴曰諸公不知我先生柰何葉朴曰彼謂先生實有送門子造僞章諸件耳審而無諸件當自殊矣翌日李子造兩勘官審而果無送門子造僞章事葉朴曰此謂天定勝人也人聞之無問識不識咸慶焉曰有天有天而燕卿待李子則顧反嚴日伺察其所往來捕師生來獄候李子者而諸來獄候它人者則顧不之禁也兩勘官亦日誚罵李子見諸生稍不愾

惴望塵拜也則曰李某壞盡士風矣兩勘官詣學會
生裴近者肥而鼓腹遇之而立其旁兩勘官目之大
怒曰甚哉李某令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
旁翌日諸生詣兩勘官謝兩勘官又復大罵李子恨
不遂殺之也葉朴還貴溪聞兩勘官勘事褻衣酣酒
坐堂上而諸方面官長跪階下事弗令自辯也間辯
之亦不聽朴聞之謂詹彛曰奉天令者非敢褻天也
書曰欽哉欽哉敬能誠誠則明兩人者無亦褻天歟
詹彛曰夫旣罪稱囚矣茲宜至焉且先意已主聽辯
曷施乎葉朴曰朴嘗讀范滂傳矣王甫者閹人也然
空同集 卷四九 十一
猶聽滂焉而爲之愍然改容也而今如此哉於乎今
如此哉

後記

廣信獄成諸所謗李子咸白之矣會有赦至李子坐
而有憂色通判劉懋入而問曰先生奚憂也前無赦
謗未白也懋見先生油然而煦煦若無與然今諸幸
白之矣而赦會又至乃顧有憂色何也李子感然若
有所答已訥然止劉懋出語袁衡袁衡曰先生之憂
以是非倒植乎公道絕不復見於天下歟夫衡也抄
送僞章者也而今也坐衡以捏之也斯其一焉已劉

懋曰何謂也袁衡曰夫僞章者衡於后城十一將軍第抄之也然衡又非親致先生而托書吏朱燦者致之也後先生令教官葉泰挈衡住啓王王嘗召十一將軍與衡質而知將軍家人王貴者抄致將軍也而今硬坐衡曰奚不以白勘官也曰勘官不容衡白也而顧教衡曰汝但云初李某與江御史許奏行總制陳勘也李某每向諸生說觀陳似有偏江之意奈何衡與李素恩義輒就捏江劾陳之章送李觀看意在激怒陳而李遂送陳觀之也斯勘官鄭陽教之也曰云云者何曰實江之奏詞焉耳劉懋曰嘻寃哉有是

空同集

卷四十九

十二

焉先生憲臣而以人命赫詐事使懋徑拘軍校例也而今坐非例也而懋也未始造監拘也亦非戍時而竟皆以坐懋也懋冠帶奉察院文焉今坐懋以冠帶斯亦實淮王之奏詞焉耳陸鎮曰寃哉鎮也臥碑生貞令家人代告今告者陸寬也而以坐鎮也夫占官地成化二十三年間事時鎮數歲耳而以坐鎮鎮娶妾有媒禮焉而今離異鎮妾彼誣鎮娶妾逼焉赫焉耳而勘官者硬加鎮以強也寃哉鎮也彼赫詐致死人命者又奚弗之問也傳廷臣曰吁詎惟汝哉先生奏江御史者何者非實也乃今咸使之虛而江與吳

秦先生者奚又咸實也吁詎惟汝哉汝第不擊先生耳誠擊先生汝胡懼之寃且更讓於法李華問乎徐珙曰奏江御史者實也而虛之法乎徐珙曰夫尊言官者當若是焉矣曰淮王奏者虛也而實之法乎徐珙曰夫尊王者當若是焉矣曰華聞之奏一言一事弗實者得以詐坐也吳秦先生者一言一事盡實乎而不以詐坐曰尊爲言官擊人者當若是焉矣李華曰夫法者守一以御萬者也是故賢也弗敢越焉愚也弗敢蔑焉靡以貴撓罔以勢移仇不敢加昵不敢私低昂重輕如衡之付物夫然後稱法焉而後寃可

空同集

卷四十九

十四

平也是故郡邑有寃平之監司監司不職平之御史御史平之上之大理故大理者平天下之寃者也故稱廷尉平焉任情而尊夫人也夫奚有於法徐珙曰嘻子胡見之晚矣諺曰循智保身審時致位子又烏知彼不別賢愚而務存體統哉李華曰華聞之百司攸職而天下治故務體統者安上而睦下斯相之事也別賢愚者進黜以勸懲斯銓部之司也守一以平天下之寃者廷尉之職也是故視厥重輕低昂焉付之已矣而容心焉容心則不中不中則私私則不平且誠如子言則賢者殺人可不抵命而賤者不肖者

爲貴者賢者殺之則不問邪有是理哉徐珙曰昨勘官鄭陽勘劉喬陷死李萬事椎案叫曰如此無行止生負死則死耳乃坐知府哉觀此則法者真以別賢愚爲心矣二子爭論不能決來質李子李子曰嗟諸生腐哉迂哉傳有之君行令臣行意又曰法以情用嗟諸生迂哉腐哉若卽能飛黃附驥亦規規者流耳豈能致身卿宰哉雖然予有尤焉行寡中和積誠未孚風之生也必穴焉空諸生乃舍我弗責而顧暇詈訾人邪正德八年秋八月給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是年十二月燕卿至廣信府明年正月廿八日李子

空同集

卷四十九

十五

至廣信就獄是年三月事完

懼問記

李子曰夫予於今而始知懼也袁衡曰衡聞之君子不懼李子曰衡是惟不知懼焉爾袁衡出遇李華而告之故李華曰夫懼動心之謂也往張劉之事先生不啻批逆鱗捋虎鬚矣茲言懼必有以吾將問之李華入問曰華聞之欺理者滅天罔公者無法滅天無法是曰大亂民亂亂身士夫亂家大臣亂國有諸李子曰然有之李華曰華嘗懼投足之地鮮也以茲焉李華出以語袁衡衡不達李華曰子不見勘官勘事

乎私之出焉怒之入焉鍾粟程伯二生者勘文不載也何以提爲鍾何以出程何以入鍾提而不勘乃笞而監之厥意爲何夫程伯之事總司鞠焉巡按者允焉以坐先生無故番焉茲謂有天乎無天則無法無法者亂行亂於清明之世華自茲不復知投足之地矣袁衡曰若是則奚止於是哀佐劉賢同人命也而皆非所勘也佐不勘而賢則勘縣丞府判同委拘人判以李則罪而丞以江則否夫衡也自茲亦安往乎李華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叔季之世鉤織起焉於乎甚哉先生之懼殆非獲已歟作懼問記

